

## 中文摘要

壁记作为文学样式的一种，有其自身的发展演变历程。它孕育于先秦两汉，发生于魏晋六朝，兴盛于唐。壁记作为记体文的一种，又是以壁载记的官厅文，有其自身的特质和价值，因而在唐代散文中乃至整个散文史上都应占有一席之地。本文从壁记的源起流变、内涵特质、文化意蕴、功能价值、兴盛原因几个方面来探讨唐代壁记的盛况，揭示其文学与史学价值。

全文分为引言、正文、结语三部分，末尾附唐代壁记文的篇名目录索引。

引言：首先梳理唐以后总集别集中选录壁记的情况，其次简要阐述了壁记的基本特质及研究现状，并明确论文的选题意义。

正文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壁记的源流考释。以时代为经，纵向考释壁记的源起流变，认为先秦两汉为其孕育期，魏晋六朝和隋朝为其发生期，唐朝为其成熟期。

第二部分，唐代壁记的内涵特质及其文化意蕴。首先阐释壁记的内涵特质，它具有创作体制的一致性，创作载体的限定性，创作主体的特殊性，创作目的的功用性四大特点。其次阐述了壁记的文化意蕴：一方面是《春秋》文化传统的积淀效应，另一方面是史官文化的全方位借鉴。另外，壁记还有对传统文化的悖离成分。

第三部分，唐代壁记的功能和价值。（一）社会传播功能，题写壁记是一种社会行为，具有与众不同的载体，因此壁记本身也就具有相应的社会传播功能。（二）文学价值，壁记不仅具有文学资料价值，而且具有极高的文学艺术价值。（三）史学价值，首先它是一部反映唐代典章制度的“职官志”；其次对官员的政绩的褒扬，有“以文证史”的作用；第三对地势、山川风物、城邑代迁等地理状况的描写，是地方志的重要资料。第四，壁记还保存了唐代一些政治经济活动的资料。

第四部分，唐代壁记的兴盛原因。它的兴盛有着深刻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统治阶层的提倡，官吏选任考核的制度化，文人题壁意识的增强。

结语部分，概括归纳了唐代壁记的价值及其在散文史上的意义。

关键词：唐代壁记；文学价值；史学价值

# ABSTRACT

As a literary style, Bi-ji (Official writings in the Hall or on the Wall) has its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It can be derived from the Pre-Qin dynasty and Western and Eastern Han dynasties, and emerged in the WeiJin and Six-dynasties. Bi-ji is prosperous in the Tang dynasty. As a chronicle prose, it is also a kind of government agencies text with “the wall”carrying “records”. Characterized by creation and value, Bi-ji takes high rank in the Tang dynasty even the history of the prose. This text studies Bi-ji of the Tang dynasty from five aspects: the source and development, the defin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implication, function and value, the reasons for the prosperity.

The thesis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the preface, the body and the conclusion. Then, the index of Biji articles of the Tang dynasty is attached in the end.

In the preface, firstly arrange the articles of Bi-ji in the collections and individuals after the Tang dynasty. Secondly, briefly introduce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 and research present situation of Bi-ji and then propose the significance for choosing such a topic.

There are four chapters in the body:

The first chapter, the source and development of Bi-ji. Regarding ages as through, it is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it can be derived from the Pre-Qin dynasty and Western and Eastern Han dynasties, and emerged in the WeiJin and Six-dynasties.The Tang dynasty is a ripe period.

The second chapter, the definition, characteristic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s Bi-ji. There are four features to illustrate: Consistency in creation of system, restriction in creation of carrier, particularity in creation of body and function in creation of purpose. Then, from two aspects to illustrate the culture implication: one is depositional traditional culture effects by **Chun Qiu**. The other one is learning from the culture of history. Moreover, Bi-ji also contains components which deviated

from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third chapter, function and value of Bi-ji. (1) Function of social propagation.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is used as a literature artistic method of creation out of the ordinary, having also the special propagation function with value. (2) Literature value. Bi-ji don't have only literature material value but also has high literature art value. (3) Historical value. It is a mini official history in the Tang dynasty's ordinances system.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for describing the officials. It can be called Geography in describing topographies, mountains, custom, products and cities. Some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activities are referred.

The fourth chapter, the reasons for the prosperity of the Tang dynasty's Bi-ji. It is related to complicated social background and literature factors: The upper level political power promotes, the officialdom choosing and assessment get to systematize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writing on the wall.

The conclusion part generalizes the value of the Tang dynasty's Bi-ji and the significance in the prose history.

**Key Words:** Bi-ji of the Tang dynasty; literature value; historical value

## 关于学位论文独立完成和内容创新的声明

本人向河南大学提出硕士学位申请。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的，对所研究的课题有新的见解。据我所知，除文中特别加以说明、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括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括其他人为获得任何教育、科研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事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学位申请人(学位论文作者)签名：郑永霞

2009年4月28日

## 关于学位论文著作权使用授权书

本人经河南大学审核批准授予硕士学位。作为学位论文的作者，本人完全了解并同意河南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要求，即河南大学有权向国家图书馆、科研信息机构、数据收集机构和本校图书馆等提供学位论文(纸质文本和电子文本)以供公众检索、查阅。本人授权河南大学出于宣扬、展览学校学术发展和进行学术交流等目的，可以采取影印、缩印、扫描和拷贝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纸质文本和电子文本)。

(涉及保密内容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学位获得者(学位论文作者)签名：郑永霞

2009年4月28日

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签名：吴河清

2009年4月28日

## 引 言

壁记又称“厅壁记”，或“厅记”、“厅壁题名记”，是指镶嵌在封建政府各级或各类机构（间或有在学校、道院）中墙上的碑记，为记体文的一种。其内容主要记述官府的由来与现况，历任官员的姓名、经历、政绩，以为纪念并供后任官吏参考。据笔者考证，唐以前的总集或别集皆未收录厅壁记，如《文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亦未收录此种体裁的文章。尽管唐以后宋元明清各朝代都有壁记之文，但它们的盛行都不及唐代。

总集中载录“壁记”这种文体的，以宋初李昉等人编选的《文苑英华》（卷797—806）为最早。它据所题写官署机构的不同将壁记分为十七类：中书、翰林、尚书省、御史台、寺监、府署（街附）、藩镇（观察附）、州郡、监军使（给纳使附）、使院、幕职、州上佐、州官、县令、县丞、簿尉、宴飨。<sup>[1]</sup>唐代壁记的内容涉及到各级官府，从中央到地方，从高级到低级，无所不包。姚铉编选的《唐文粹》（卷72—73）在“记”这种文体中有“府署”一类为壁记的文章，其中收录有23篇唐代壁记文。南宋吕祖谦的《宋文鉴》主要选录的是宋代的文章，其中卷77至卷84为记体之文，选录有唐代张景的《河南县尉厅壁记》。

清初董诰等人奉诏编纂的《全唐文》选录的壁记之文多达100余篇，涉及作家50位。由于其编选体例不同，壁记都散见在各作家作品中，较之《文苑英华》所收数量更多。随后，清代陆心源的《唐文拾遗》与《唐文续拾》，所收为《全唐文》中所未见的文章，其中选录有一篇壁记文。桐城派古文家姚鼐编选的《古文辞类纂》，在“杂记”类中收录有韩愈的《蓝田县丞厅壁记》和柳宗元的《馆驿使壁记》。今人陈尚君辑校的《全唐文补编》补充了《全唐文》《唐文拾遗》中所未收的8篇有价值的唐代壁记文章。就笔者所见，现存的唐代壁记文总116篇，作者除阙名外凡55位。

壁记是一种以“壁”载“记”的官厅文，是散文在各级各类行政机关的实用中的进一步推广。它具有以下两种基本特质：

---

[1] [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中华书局1966年5月影印本，第42-45页。

一、公开性与直观性。壁记是将文章题写在官厅的墙壁上，不管其题壁的具体动机是什么，往来的官员或访客都可以直接成为作品的读者。它一开始就是面向社会大众的，因而具有极大的公开性。壁记在其创作完成之际，就直接进入了阅读者的接受视野。此时，读者眼中所见到的是融合了作者性格、气质的生动文本，具有很大的直观性。壁记以如此直观形象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作品的具体内容。它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直接表现出读者对作品价值的充分肯定，这与其公开性、直观性是密不可分的。

二、双重性。壁记具有双重性：其一，它既是一种文学形式，又是一种书面传播的方式。壁记首先是一种文学形式，具备文学的基本要素，与其它文学形式的差别只是载体不同而已，是一种将散文题写在官厅墙壁上的文学。其次它又是一种书面传播方式，进入了传播学的领域。书面传播是一种借助物资资料作为媒介载体的传播方式，与口头传播相对应，一般有书册、石刻、题壁、单篇雕印等方式，目的是为了将作品公布于众，传播出去。壁记除与一般的文学作品所具有的此共性之外，还别具一种即时性。一旦作品创作完成，立刻进入传播渠道，作者本身就是传播者，观看者即为受传者。其二，壁记既是一种创作方式，又是一种欣赏方式。与一般的以纸张作为创作载体所不同的是：壁记在官厅墙壁上进行创作，但它同样也是作者情思的直接展现。而欣赏方式则是因喜爱或推崇某一作家作品才将其题于壁上，这是读者审美趣味的体现。

这两大特质，是壁记文个性化的存在方式，也是其在文学史上占有独立地位的基本依据。

唐代的壁记，是唐代朝廷各省司诸厅暨藩镇节度、州县官署、历任官员姓名、经历、政绩和迁任罢斥年月的记载，也是唐代文章的一种体裁，一般把它归之于记体散文。唐代官署多有壁记，曾盛极一时。唐人封演的《封氏闻见记》卷五中云：“朝廷百司诸厅，皆有壁记，叙官秩创制及迁授始末。原其作意，盖欲著前政履历而发将来健羨焉。故为记之体，贵其说事详雅，不为苟饰。而近时作记，多措浮词。褒美人才，抑扬阙阅，殊失记事之本意。韦氏两京记云：‘郎官盛写壁记，

以纪当厅前后，迁除出入，浸以成俗。’然则壁记之由，当是国朝以来，始自台省，遂流郡邑耳。”<sup>[1]</sup>

壁记在唐代曾盛极一时，却一直未能引起当今学界的足够重视，对它的研究几近荒芜。近人林纾《春觉斋论文》于“杂记”类中提到了“厅壁”，但只寥寥数语，十分简略。<sup>[2]</sup>北京大学褚斌杰先生的《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在“台阁名胜记”中附带言及“厅壁记”，约有150字，更多的是谈韩愈的《蓝田县丞厅壁记》与王安石的《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sup>[3]</sup>显然是将其当作一种文学作品来探讨的。周勋初先生在论及“唐诗文献综述”这一部分时专列壁记一节进行讨论，主要从新史源的角度论述壁记的功用，对壁记的研究具有导夫先路的作用。其他研究唐代作家的专著，偶尔分析一两篇厅壁记的思想和艺术特点，都很零散，不成系统。

涉及到唐代壁记研究的专题论文，有李之勤的《柳宗元的〈馆驿使壁记〉与唐代长安城附近的驿道和驿馆》和秦序的《刘昉与〈太乐令壁记〉》，这两篇都是以某一篇壁记作为研究对象来展开论述的。南京师范大学马银川的《唐宋题壁文学研究》中的第二章《唐宋“壁记”文研究》，它是把唐宋壁记合在一起论述的，内容颇为详实。仅仅以唐代的壁记作为研究对象的单篇论文，目前国内仅有黄炳琛的《唐代官厅壁记小议》和刘兴超的《论唐代厅壁记》两篇，前者只是对唐代壁记的兴盛原因和价值做了简单的初步探讨，内容单薄；后者从唐代壁记的考源、功能、写作和发展四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但还不够完善和详尽。国外有韩国明知大学中文系赵殷尚的《“厅壁记”的源流以及李华、元结的革新》一文，仅谈到李华、李白、元结等几位作家的几篇文章，与“源流”之说不大相符。综观诸家之作，或从宏观的方向泛泛而谈，或从某一特定的角度详细论述，但都未能从总体上加以系统而深入地梳理，未能凸现壁记自身的独特个性和价值，其研究尚有许多薄弱环节和空白领域。

郭预衡在《中国散文史》上评价：“厅壁之记，虽非古制，却是盛行于唐代的

---

[1][唐]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中华书局2005年11月版，第41页。

[2]林纾：《春觉斋论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11月版，第70页。

[3]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6月版，第331-339页。

文章。其作者之众，数量之多，为其他朝代所未有。”<sup>[1]</sup>可知，唐代壁记的盛况。正因其“作者之众，数量之多，为其他朝代所未有”，所以本文选取唐代壁记作为研究对象，从整体上对其加以观照。对于壁记的源起流变，历来诸家或点到即止，或含糊其辞，未曾进行细致的梳理工作，其发展脉络也显得零零散散，不成体系。本文将分为孕育期、发生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进行考察研究，认为壁记起源于古代的石刻之文，秦汉的碑碣文与摩崖文乃是其两大源头，魏晋六朝和隋朝则是壁记的发生期，唐朝是壁记的兴盛与繁荣期。壁记是一种以“壁”载“记”的官厅文，具有创作体制的一致性，创作载体的限定性，创作主体的特殊性，创作目的的功用性四大特质。作为文学与政治史学的杂合体，壁记具有双重的文化意蕴。壁记作为记体文的一种，有着与众不同的创作方式，具有独特的社会传播功能和学术研究价值。其价值主要包括文学价值，史学价值和人文景观价值三个方面。它在唐代的崛起与繁荣，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因素：统治阶层的提倡、官吏选任考核的制度化、文人题壁意识的增强三个方面。

## 第一章 壁记的源流考释

任何一种文学体裁都有一个源起流变的过程。壁记为题壁文学的一种，具有题壁文学的共性。它的源起流变与题壁文学有着紧密的联系，对此本文将以时代为经，从载体的解放、创作方式的特点两个角度出发，将其分为孕育期，发生期，成熟期三个阶段，探源溯流，以求理清其发展脉络。

### 第一节 壁记的孕育期——先秦两汉

壁记为题壁文学的一种，是因其与之有着共同的载体“壁”。壁记中的“壁”是指封建官府机构的墙壁，它与题壁文学的“壁”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壁记作

---

[1]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74页。

为记体散文，是因其“壁”上所承载的文章是散文体。因此就其载体形式和主要的创作动机而言，壁记同题壁文学一样，应起源于先秦两汉的石刻之文：

夫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详其文，而用丰碑。自秦迄今，惟用石刻。汉代以降，碑之应用愈广，而石刻愈多，取以考证文学，为用益大矣。<sup>[1]</sup>

所谓的石刻文学，是指镌刻在石质类的器物板壁上的文学作品，一般说来，有石鼓文、石经、石碣、墓碑文、摩崖文、造像记等多种类型，其中碑碣文和摩崖文与后起的壁记文有着相应的渊源关系。

壁记的载体按其性质可以分为两大类：人工之壁和天然之壁，前者是人类社会的组成部分，从产生之日起便进入了人类的视野范围和意识领域，存在于人类生活周围，极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后者则属于自然界的天工之作，独立于人类社会之外，不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如崇山峻岭的荒崖峭壁。由此，以壁作为载体的壁记源头也就一分为二，家壁、祠壁是第一类源头，而摩崖则是第二类源头。

两汉十分重视上冢礼俗，讲究坟墓的建筑、碑碣的雕琢。风气所尚，不仅达官权贵死后树碑立传，即使布衣白丁也立碣建冢。出于此种修饰之风和便利性原则，汉人对家壁、祠堂壁也雕龙附凤，刻圣绘贤，这便是“壁”第一次以文化载体的身份出现于社会当中。这是由时代氛围造成的文化现象，武梁碑云：“孝子孝孙，躬修子道，竭家所有，选择名石，前设坛碑，后建祠堂，雕文刻画，罗列成行。”<sup>[2]</sup>可知此乃汉代子孙贤孝的标志之一。“壁”在此处承载的多为先贤画像，偶有文字，也仅供说明题字，而非文学作品。所以这时的“壁”仅仅作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载体，而非文学性的载体。但于眼手所及之处就近取材，利用现成之家壁、祠壁雕刻字画比之刻意选择的彝器、碑碣在载体的自由上迈进了一大步，成为后来将文学作品题于室壁、屋壁、堂壁等人为建筑物的直接源头。

还有另外一种摩崖：

[1]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之《自序》，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1997年4月版，第1页。

[2]《六艺之一录》卷一一四，见《四库全书·子部》。

摩崖者，刻于崖壁者也，故曰天然之石。……其先盖就其地以刻石纪事，省伐山采石之劳，别无深意存焉。<sup>[1]</sup>

所谓摩崖，是指在天然崖壁上所刻凿的文字或图画。因不必特意切割，加工石材，就近利用崖壁刻写即可，因此汉代在道路开通或城池完成之际，多刻诸崖壁，以志纪念。从其内容来看，与德政碑有诸多共通之处。<sup>[2]</sup>

两家对摩崖的定义大同小异，且阐释了摩崖“刻石纪事”的主要内容。现存汉代摩崖多为东汉作品，如《开通褒斜道摩崖》（永平六年），记述了开凿褒斜道之功，这条道北起陕西省眉县西南，沿斜水溪谷，向西南跨越秦岭山脉后，再沿褒水溪谷南下，抵达褒城县北，是一条险路。《昆弟六人造家地记》（建初六年），是讲述兄弟六人购买墓地后，将买地券刻诸崖壁之作。诸文均为记事性质，融记时、纪事、颂功、赞人于一体，将天然的崖壁的作用作了尽可能的发挥：

人以其简易而速成也，遂相率而为之，甚至刻经造像、诗文题名、德政碑之类，莫不披之崖壁，于是名山胜迹，几于无处无之矣。<sup>[3]</sup>

刻石之中，摩崖的刻凿最为便捷，故后世其内容日渐广泛，扩大到刻经、造像、诗文、题名等类。<sup>[4]</sup>

人类意识中的简易性原则充当了决定文学发展命运的主角，摩崖题刻日益兴盛并扩展到其他文体类别。“光武中兴，武功既盛，文章亦隆，书家辈出，百世宗仰，摩崖丰碑，几遍天下。”<sup>[5]</sup>可见当时盛况。

综上所述，壁记作为题壁文学的一种开始孕育于先秦两汉的社会行为当中。从载体方面来看，已初步完成了定型的历史使命：人工之壁和自然之壁，后世只是在其指涉范围上进一步扩容增员而已，但基本类型则未超越上述两种。就创作方式来说，皆属他刻，是作者第一文本出炉之后，经他人刻凿而成的第二文本。就创作指向来看，内容单一，侧重于实用性，其文学性并没有得到重视。所以把

[1] 马衡：《凡将斋金石从稿》，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68 页。

[2] [日] 永田正英著，周长山译：《汉代石刻概说》，载《文物春秋》2002 年第 6 期，第 71 页。

[3] 马衡：《凡将斋金石从稿》，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68—69 页。

[4] [日] 永田正英著，周长山译：《汉代石刻概说》，载《文物春秋》2002 年第 6 期，第 71 页。

[5] 祝嘉：《书学史》，成都古籍书店 1984 年版，第 18—19 页。

这一时期称为壁记文的孕育期。

## 第二节 壁记的发生期——魏晋六朝和隋朝

承继先秦两汉对于“壁”之作用的开拓创新，魏晋六朝和隋朝载之于壁的文章日益丰富。仔细比较之后，发现其中有两点质的飞跃：第一，书写工具的变革。无论祠壁还是摩崖，皆以刻凿为主要方式，倾向于一种工匠性的文化行为，所以此时的壁作只能称之为刻壁或凿壁，一篇题刻的完成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工物力，不易在社会流行。至魏晋六朝，石刻之作则相对减少，转而以笔墨为媒，以题写或书写为主，技法上精益求精，更倾向于一种文人之间的文化行为。第二，内容与目的的变革。秦汉壁作或颂圣祈福，或记载土木工程修建，以实用主义目的为主，多为说明性、纪实性文字，极少有情致深蕴的散文。至魏晋六朝，随着审美思潮的泛化，壁作开始讲究文藻情辞，出于一种鉴赏性目的，多具审美色彩。

实际上，魏晋六朝时期已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题壁文。如《南史·刘孝绰传》：“孝绰词藻为后进所宗，时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诵传写，流闻河朔，亭苑柱壁莫不题之。”<sup>[1]</sup>马岌《题宋纤石壁》：“丹室百丈，青壁万寻。奇木蓊郁，蔚若邓林。其人如玉，维国之琛。室迹人遐，实劳我心。”<sup>[2]</sup>此文就近取材，以室壁为文，四字一句，两句一韵，歌颂了室主的高洁情操。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又作《宋纤石壁铭》，它是第一篇即兴创作，洒墨于壁的散文，然仍属颂赞类铭文的范畴。再如《南史·王僧虔传》：

升明二年，僧虔为尚书令。尝为飞白书题尚书省壁曰‘圆行方止，物之定质。修之不已则溢，高之不已则慄，驰之不已则蹶，引之不已则迭。是故去之宜疾。’当时嗟赏，以比《坐右铭》。<sup>[3]</sup>

此例与上文同属铭文一类，不过意在劝戒而已。其引人注目之处在于题壁的地点

[1][唐]李延寿：《南史》卷三九《刘孝绰传》，中华书局1975年6月版，第1012页。

[2][清]严可均：《全晋文》卷一五四，中华书局1958年12月版，第2352页。

[3][唐]李延寿：《南史》卷二二《王僧虔传》，中华书局1975年6月版，第601—602页。

——尚书省，它将散文与官厅之壁第一次直接结合，影响波及到后世唐宋时期，成为官厅“壁记”的“活水源头”。

至此，壁记文经过魏晋六朝和隋朝的孕育培植，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终于以独立的身份诞生于中国文坛。题壁在形式上以多种壁类为载体，如石壁、室壁、堂壁等，官厅之壁也首次进入载体之列，与其它壁类一起为后世所沿用。书写过程上，作者直接以简易方便的书写形式将作品挥洒于壁上，作者对壁作实现了自由的支配。文体上由秦汉记事颂赞类进一步向声情并茂的散文发展，但就总体而言，情韵摇曳的文学作品尚未占据主导地位。壁记文在魏晋六朝尚未成为文人关注的焦点，也并未成为社会大众追求的创作形式，只是文人的一种艺术审美方式，质与量均无法与唐代相媲美。壁记文至此历史阶段，在具有实用性的同时，也获得了文学上的审美，也因此称这一时期为发生期。

### 第三节 壁记的成熟期——唐朝

壁记在唐代的崛起与兴盛有一个发展过程，并非是初始即普及全国。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五中云：“然则壁记之由，当是国朝以来，始自台省，遂流郡邑耳。”<sup>[1]</sup>意谓壁记当是唐建国后，源于中央的“台省”，然后逐步发展流传到郡县的。《全唐文》中所选录的唐代壁记文章，根据作者所处的时代，考辨其壁记所作日期，以孙逖的《吏部尚书壁记》为最早。“皇帝在位之二十二年，缺其官，选于众，乃命武都公自兵部尚书拜焉。公地惟宗英，才则人杰，忠孝自律，矜严成宪，式是轨度，谅惟衡石，国之利也……列为壁记焉。”<sup>[2]</sup>考孙逖为垂拱（则天年号 685—688）中进士，开元十年（722）举贤良方正，肃宗上元（760—762）中卒。二十二年应指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由此可知，此文作于开元二十二年（734）以后。这说明盛唐时代，真正文体学意义上的壁记已经开始崛起。

[1][唐]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中华书局 2005 年 11 月版，第 41 页。

[2][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三一二，中华书局 1983 年 11 月版，第 3169 页。以下引此书仅注书名、卷次、页码。

杜頔的《兵部尚书壁记》作于开元二十九年（741），其文云：“二十一年冬十二月，诏工部尚书李公典之……八年而北虏平……是用陈既往之烈，系今来之美，以书于壁。”<sup>[1]</sup>二十一年指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从此顺推八年则是开元二十九年（741），故将它系于此年。李白的《兖州任城县令厅壁记》，张景的《河南县尉厅壁记》，大约都作于开元末天宝初，这些都是唐代壁记中较早的作品。《全唐文》中其余壁记，大都是在安史之乱以后所作，因此壁记的兴盛则始于中唐时期。这一时期无论从政治史还是文学史上来看，都具有承前启后的转折性意义。

关于壁记的发展与源起唐代作家有自己的看法。独孤及《江州刺史厅壁记》云：“古者国有史氏，君举必书。倚相、董狐、史鰌、史嚭，即其人也。秦以来国化为郡，史官废职，策牒之制寢灭，记事者但用名氏岁月，书于公堂，而《春秋》、《棊机》，存乎屋壁，其来旧矣。”<sup>[2]</sup>其意谓秦始皇统一天下，原诸侯国化为郡，史官废职，郡内记事，则“用名氏岁月，书于公堂”。郑吉《楚州修城南门记》有近似的说法：“古者国有史，举事必书；国有诗，王者采之，知其国之风。自秦郡县天下，史之与诗皆止矣。独有铭功记事，文之金石者，近于国史国风之类欤？”<sup>[3]</sup>刘宽夫《汴州纠曹厅壁记》亦云：“夫公署有记，其来自远，灿名氏于屋壁，示成败于将来。”<sup>[4]</sup>沈亚之认为，于壁上作记是受了钟鼎铭文的影响，其《栎阳兵法尉厅记》曰：“古者盘盂有书，盖诫其当器受量不陷也。钟磬必铭，勗其全声有待也。铸鼎记刑，子产之为也。尉也兵法之曹，类此不复矣，敢不有记？”<sup>[5]</sup>

不过，这些与封演所指壁记是有一定区别的。一般说来，完整的厅壁记有两个部分，即职官授受年月表和记文，如于邵《汉源县令厅壁记》就是如此。封演所说的壁记，包括了记体文，而独孤及等人所说的壁记，则只指简单记事的职官

[1]《全唐文》卷三五八，第3633页。

[2]《全唐文》卷三八九，第3951页。

[3]《全唐文》卷七六三，第7933页。

[4]《全唐文》卷七四〇，第7649页。

[5]《全唐文》卷七三六，第7600页。

授受表，即所谓“但用名氏岁月，书于公堂”<sup>[1]</sup>。表、记二者或分或合，都可称为壁记。当然，职官授受表不能称为文章，它只是厅壁记的初始状态。我们今天所见所论的“厅壁记”，都是指文章，后人收录厅壁记时，也都把枯燥的表删去了。但唐以前于官署厅壁，记职官迁授年月却不普遍，故唐代一些作家作记时，常苦于难以索考前任名氏。因此从写法上来看，最初的厅壁记往往要考官名的历代沿革，如果前人已经考过，则可以直接作记文。如李华《御史大夫厅壁记》云：“初，厅壁列先政之名，记而叙。”<sup>[2]</sup>元结《道州刺史厅壁记》云：“自置州以来，诸公改授，迁黜年月，则旧记存焉。”<sup>[3]</sup>

壁记在发展的过程中，实用性和文学性都逐步增强，至唐，则达到了鼎盛。由于它兼具文学性和实用性，因此唐代文人创作壁记成为一时风尚，无论其数量与质量都超古越今，独占鳌头。大致而言，其成熟期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作者之众，作品数量之多。唐人封演的《封氏闻见记》卷五专列“壁记”一项，进行阐述。可见，壁记这种文体在当时就已经被作家所关注。之后，宋初李昉等人编纂的《文苑英华》中卷 797 至 806 这十卷集中选录了唐代壁记文章，有 80 篇之多，涉及作家将近 40 位。清初董诰等人编纂的《全唐文》中明确以“壁记”为题的多达百余篇，涉及作家 50 位。唐代官署多有厅壁记，有很多文史大家也都曾进行过此方面的创作，如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李华、沈亚之、权德舆、刘禹锡、梁肃、独孤及、元结、顾况等。所涉及的官府机构也非常丰富，从高级到低级，从中央到地方，如中书省、尚书省、州郡县衙等等。郭预衡在《中国散文史》上评价：“厅壁之记，虽非古制，却是盛行于唐代的文章。其作者之众，数量之多，为其他朝代所未有。”<sup>[4]</sup>可知，壁记在唐代已成为引人注目的一种文体。

二、创作内容的丰富性。唐代壁记主要承继了先秦两汉石刻之文的颂赞意义，多为歌功颂德之作。《封氏闻见记》云：“原其作意，盖欲著前政履历而发将来健

---

[1] 《全唐文》卷三八九，第 3951 页。

[2] 《全唐文》卷三一六，第 3203 页。

[3] 《全唐文》卷三八二，第 3875 页。

[4] 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10 月版，第 374 页。

羨焉。”<sup>[1]</sup>李华的《御史中丞厅壁记》云：“古之制记者，先诸德而后诸事。”<sup>[2]</sup>其《安阳县令厅壁记》云：“记事者，志盛德而旌善人。”<sup>[3]</sup>唐代壁记同时也有箴规警示的一面。如马总《郢州刺史厅壁记》：“将以彰善识恶，而劝戒存焉。”<sup>[4]</sup>梁肃《郑县尉厅壁记》：“予于是著之屋壁，且以纪夫人之美。”<sup>[5]</sup>顾况《湖州刺史厅壁记》：“铺张屋壁，设作存劝。”<sup>[6]</sup>无论其颂赞或者警示，它们对人物生平、突出业绩的陈述都详略得当，张弛有致，包含了作者的深情厚意。

厅壁记中有鲜明的人物形象，用几句话就使人物跃然纸上。如韩愈的《蓝田县丞厅壁记》运用人物的行动描写、语言描写等方法，使崔斯立的形象栩栩如生。李华的《杭州刺史厅壁记》这样颂扬范阳卢公：“公体仁而清，直方简亮，文以辅德，武以静人。澄旷有清江之姿，巍峨有秋山之状”。<sup>[7]</sup>厅壁记中有优美的景物描写，如薛文美的《泾县小厅记》：“东北隅茅亭一所，花卉丛杂，果实枝繁，翠色长在，岚光不散，亦重修饰，别是幽奇，曰烟锁亭。”<sup>[8]</sup>写景如画，颇有亭台楼阁记之风调。

相对而言，以“壁记”言志或抒怀之作数量较少。如韦瓘《浯溪题壁记》，抒发了作者于“宦途蹇薄”的“得丧之际”，或郁闷或旷达的一时感言。其中描写“洛川弊庐”竹千竿，池一亩，鸟一双，闲适自在，颇具文学意味。韦纾的《栝郡厅壁记》则表达了做一个好官的愿望。另外还有表达对官场黑暗或官吏贪婪的极大愤怒，如元结的《道州刺史厅壁记》，杜牧的《同州澄城县户工仓尉厅壁记》。白居易的《江州司马厅记》则抒发了识时知命、洁身自好的所谓吏隐心志。

壁记发展到唐代已经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文体。就创作主体而言，他们大多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半数以上为进士出身，担任过当时颇为显要的各部郎中和员外郎，可谓既具政治地位又具文学才华；就创作载体而言，基本为封建

---

[1][唐]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中华书局2005年11月版，第41页。

[2]《全唐文》卷三一六，第3204页。

[3]《全唐文》卷三一六，第3210页。

[4]《全唐文》卷四八一，第4917页。

[5]《全唐文》卷五一九，第5274页。

[6]《全唐文》卷五二九，第5372页。

[7]《全唐文》卷三一六，第3206页。

[8]《全唐文》卷八七二，第9123页。

政府各级机关的厅壁；就创作数量而言，没有哪个朝代超过唐代。总之，壁记在唐代已经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文体，发展到鼎盛时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钟继刚在其《论唐代游记写作的多样风格》中认为唐人游记上承六朝，下启宋代，作出许多有益的探索，其一便是“有自己独具特色的厅壁记”。<sup>[1]</sup>

壁记作为一种文体，有其自身的一个发展演变过程。它孕育于先秦两汉，发生于魏晋六朝和隋朝，成熟于唐朝。唐朝无论从其创作规模，抑或是创作主旨，都已达到鼎盛。

## 第二章 唐代壁记的内涵特质及其文化意蕴

### 第一节 壁记的内涵特质及分类

历来的散文著作中，都把壁记归入“记”体一类。如宋代的《文苑英华》《唐文粹》《宋文鉴》，清代的《全唐文》《古文辞类纂》等等。近人林纾在《春觉斋论文》中也把壁记归为杂记体一类。杨庆存《宋代散文体裁样式的开拓与创新》一文在论述“记”体散文的发展时，于“亭台堂阁”记中专列“壁记”一项<sup>[2]</sup>。北京大学褚斌杰先生在《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中，根据杂记文所记写的内容和特点，简约地分为四类，即台阁名胜记，山水游记、书画杂物记和人事杂记，其中把壁记作为“台阁名胜记”中的一类。张啸虎的《中国政论文学史稿》提到“记”体政论文说：“唐代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府内，往往在其处理公务的厅堂壁上写记，一般都是记述政理、政纪、政绩、政风之类。此类作品通称为壁记”。<sup>[3]</sup>

明代吴讷在《文章辨体序说》中曰：“大抵记者，盖所以备不忘。”<sup>[4]</sup>今人对

[1] 钟继刚：《论唐代游记写作的多样风格》，《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4期，第92页。

[2] 《中国古、近文学研究》，1996年第3期。

[3] 张啸虎：《中国政论文学史稿》，武汉出版社1992年版，第363页。

[4] [明]吴讷著，于北山校点：《文章辨体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8月版，第42页。

壁记的内涵诠释基本一致。如王洪认为壁记是“古代官府厅堂题壁之文，以记叙官秩创置和迁授始末，借以昭著前贤政绩，并垂之后世。”<sup>[1]</sup>王彬认为：“唐代台省盛行写壁记之风，以记叙官秩创置和迁授始末，借以昭著前贤政绩，后来壁记之风也传至郡县。”<sup>[2]</sup>可知壁记起源于官舍或为官舍专属之文。壁记之为文，正具有“记”体这种备忘录的记叙性质。它在文章表达方式上与其他杂记体文章趋于一致：但在文体形式上又与众不同，以厅壁为载体，公开示众。纵观唐代的壁记，它在数量或质量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就其创作特点来看，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创作体制的一致性。壁记主要叙述古代官秩创置和官员迁授，兼及风俗民情，除具体的官署及官员名号有别外，创作体制上多是按照先叙官秩创置及代迁，次叙山川风物以示其地要权重或民情难治，末叙功绩昭著之官员及其治绩。如杨炎的《河西节度使厅壁记》首叙节度使职重，“皇帝肇建节制之任，位以上将，主四方之兵”，次叙地形，“大海磅礴乎终始，山河迴流其左右”，末叙李王、乔公、郭公、司马公、韦公、萧公、哥舒公之政绩。<sup>[3]</sup>于邵的《汉源县令厅壁记》，首曰：“周克殷，列爵惟五，实分子男之位。洎秦汉以降，或令或长，虽小有差，其揆一也。皆铜印墨绶，秩六百石。”——官职之源起；次曰：“其山川形势，土地风俗，近镐千里，华风不闲，”——地貌风情；末曰“时谓京兆韦子，当公府之选，推而有之，至于今，人易受赐，邑则称理。”——先贤治绩。<sup>[4]</sup>许多壁记按此模式而作，成为一种格式化的政论散文。

二、创作载体的限定性。清代劳格、赵钺的《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云：“唐朝有题写厅壁记的习俗，上至中央机构，下至州县官署，有各式各样的厅壁记。”<sup>[5]</sup>壁记的载体为官署机构的墙壁，主要是从中央至地方的各级州厅县衙等办公的地方，它包括中书、翰林、尚书省、御史台、寺监、府署（街附）、藩镇（观察附）、州郡、监军使（给纳使附）、使院、幕职、州上佐、州官、县令、县丞、

[1]王洪：《唐代散文精华分卷》，朝华出版社1992年，第88页。

[2]王彬：《古代散文鉴赏辞典》，农村读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363页。

[3]《全唐文》卷四二一，第4302页。

[4]《全唐文》卷四二九，第4367页。

[5][清]劳格、赵钺：《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之点校说明，中华书局1992年4月版，第7页。

簿尉等，各种官厅府衙，无所不包。它们既有职高位重之京官大夫，也有官阶卑微之州县小吏，如《会昌主簿厅壁记》、《四门助教厅壁记》、《蓝田县丞厅壁记》等，成为以“官壁”为核心的应用型文体。

三、创作主体的特殊性。唐代壁记的创作主体非常特殊，他们是一批有社会地位的人物，曾任过当时颇为显要的各部郎中和员外郎，其中半数以上都是进士出身，有的甚至做过中央高层官员。如权德舆、韩愈，柳宗元、李华、元结、顾况、杜牧、白居易、元稹等等。《新唐书·权德舆传》载：“贞元中，迁起居舍人……岁中，兼知制诰，进中书舍人。久之，知礼部贡举，真拜侍郎…宪宗元和初，历兵部侍郎……会裴垍病，德舆自太常卿拜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sup>[1]</sup>韩愈，宪宗朝累官刑部侍郎，贬潮州刺史，移袁州，征为国子祭酒，迁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拜礼部侍郎。独孤及、柳宗元都曾任礼部员外郎。

四、创作目的的功用性。壁记作为为官厅服务的实用文体，具有强烈的功用性。马总的《郢州刺史厅壁记》云：“夫州郡厅事之有壁记，虽非古制，而行之已久，其所记者，不唯备迁授，书名氏，将以彰善识恶，而劝诫存焉。”<sup>[2]</sup>其中指出了壁记的两种功用：一是“存劝诫”，二是“存文献”。官厅壁记的功用性还表现在对各级各类行政机关的职责、权力和义务有明确的规范以提高官吏们的办事效率。武则天“文明元年四月十四日敕：律令格式，为政之本，内外官人，退食之暇，各宜寻览。仍以当司格令，书于厅事之壁，俯仰观瞻，使免遗忘。”<sup>[3]</sup>德宗贞元二年敕：“宜委诸曹司，各以本司杂钱，置所要律令格式，其中要节，仍准旧例，录在官厅壁。”<sup>[4]</sup>

唐代官署多有壁记，其中最为著名的有三处：一、中书省翰林院，二、尚书省郎官，三、御史台。由于唐代文人大多奋发应举，得中后任职，故出任各省郎官的有相当数量，《唐尚书省郎官石柱》真实记录了大批诗人首次任官的重要资料。壁记是对《唐尚书省郎官石柱》的更为详实的补充，也是珍贵的文献资料。这些

[1][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六五《权德舆传》，中华书局1975年2月版，第5076—5079页。

[2]《全唐文》卷四八一，第4917页。

[3][宋]王溥：《唐会要》卷三九《定格令》，中华书局1955年6月版，第705—706页。

[4][宋]王溥：《唐会要》卷三九《定格令》，中华书局1955年6月版，第706页。

传世的壁记文出自唐人的第一手资料，历来为治唐史学者所重视，被誉为唐代“三大缙绅录”之一。唐代壁记最初是以墨笔题名，不易存留，至开元年间始有人建议石刻，唐代第一块刻石是开元二十九年《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柱石削为八面。

唐代壁记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按照官署机构的不同可以分为十七类：中书、翰林、尚书省、御史台、寺监、府署（街附）、藩镇（观察附）、州郡、监军使（给纳使附）、使院、幕职、州上佐、州官、县令、县丞、簿尉、宴飨。《文苑英华》中就是按此类别来选录壁记之文的。如李华的《中书政事堂记》，韦处厚的《翰林院厅壁记》，孙逖的《吏部尚书壁记》，李华的《御史大夫壁记》，杨炎的《河西节度使厅壁记》，元结的《道州刺史厅壁记》，白居易的《江州司马厅壁记》，李白的《兖州任城县令厅壁记》，柳宗元的《武功县丞厅壁记》，欧阳詹的《同州韩城县西尉厅壁记》，沈亚之的《华州新葺设厅记》等。

按照中央、地方来划分，前者如孙逖的《吏部尚书壁记》、李华的《御史大夫厅壁记》、韦处厚的《翰林院厅壁记》；后者如顾况的《宋州刺史厅壁记》、李白的《兖州任城县令厅壁记》、韩愈的《蓝田县丞厅壁记》等等。这两类厅壁记，写法上是有些差异的。唐时又有所谓“新厅记”、“新厅壁记”之类，是记述修建新厅的过程，类似兴造记，和一般的厅壁记写法又不一样，如白居易《许昌县令新厅壁记》，杨夔的《湖州录事参军新厅记》，权德舆的《黔州观察使新厅记》，赵憬的《鄂州新厅记》。

按照作者来分有两类，一类是受他人委托为他人而作，简称为他作，一类是自己为自己作，简称为自作，前者如刘禹锡《天平军节度使厅壁记》、权德舆《司门员外郎壁记》；后者如元结《道州刺史厅壁记》、白居易《江州司马厅记》等等。吕温《道州刺史厅后记》云：“居其官而自记者则媚己，不居其官而代人记者则媚人。”<sup>[1]</sup>即指出了当时这两种壁记在写作上存在的问题。自作厅壁记，似是肇端于元结。请他人作厅壁记，作者一般是官吏的幕僚如掌书记之类。韩愈《徐泗濠三州节度掌书记厅石记》说：“书记之任亦难矣。元戎整齐三军之士，统理

---

[1]《全唐文》卷六二八，第6339页。

所部之眈，以镇守邦国，赞天子施教化，而又外与宾客四邻交，其朝覲聘问慰荐祭祀祈祝之文，与所部之政，三军之号令升黜，凡文辞之事，皆出书记。”<sup>[1]</sup>又如杜牧为掌书记，奉内侍命作记，谦谢不能，内侍说：“掌书记为监军使厅壁记，宜也。”<sup>[2]</sup>（《淮南监军使院厅壁记》）也可托书请人作记。如柳宗元的《武功县丞厅壁记》云：“后三年，而颖川陈南仲居是官，邑人宜之，号为简靖，因其族子存持地图以来谒余为记。”<sup>[3]</sup>

## 第二节 壁记的文化意蕴

壁记作为文学与政治史学的杂合体，含有深厚的文化意蕴，主要表现有二：

一、《春秋》文化传统的积淀效应。壁记作为一种特定的文体，其功能主要是记事、劝诫、褒颂等等，其中自然体现了史记意识，因而唐代的壁记的创作基本上秉承了《春秋》之义——正王道，奖善惩恶。

唐承隋乱而建，短暂的隋王朝无暇将三国六朝所带来的战乱疮痍抚平，而是将一个百废待兴、纪纲弛紊的衰世社会摆在了斗志昂扬的唐人面前。历史不会重演但会相似，在这种与孔子处于周室衰微，天下分心相类的处境下，唐代从帝王至布衣白丁都不约而同地求教于这位先圣，一直被六朝所抑制的儒学在唐代政治领域、思想领域重新取得了主导地位。安史之乱后，唐朝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更需要王道正统。于是武德二年六月一日诏立周公、孔子庙享祭，并博求其后，具名以闻。贞观二年十月，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和国子博士朱子奢建议以孔子为先圣，颜回配享，而去除周公之位，此后沿为唐风。

乾封元年正月三十日，追赠孔子为太师，至天授元年，封孔子为隆道公；总章元年二月一日，颜回赠太子少师，曾参赠太子少保。……至开元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诏曰：宏我王化，在乎师儒，能发明此道，启迪含灵，则

[1] 《全唐文》卷五五七，第 5634 页。

[2] 《全唐文》卷七五三，第 7812 页。

[3] 《全唐文》卷五八〇，第 5857 页。

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sup>[1]</sup>

可知唐代君臣对儒道的重视和对孔子的推崇程度。在这种境况下，《春秋》在唐代随之复兴。复兴后的《春秋》主要是就“经”的典型意义而言。唐初即编写了《五经》定本、《五经正义》，统一儒学经典；突出表现便是中唐时期以啖助、赵匡、陆淳为代表的新起《春秋》学。啖助是在安史之乱后深悟治乱之理时，开始“集三传，释《春秋》”，后经赵匡损益，由陆淳于代宗大历十年（775）纂会成《春秋集传纂例》10卷40篇，旨在穷《春秋》精理：

从宜救乱，因时黜陟，……予以为《春秋》者，救时之弊，革礼之薄，……断自平王之末，而以隐公为始，所以拯薄欲勉善行，救周之弊，革礼之失也。……《春秋》者，亦世之针药也。<sup>[2]</sup>

可见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功利目的。重新发掘《春秋》的正统之道以匡正现实，尊理重教，乃是这一学派核心的指导思想。

官厅壁记作为当时的文化建设，明显地受到《春秋》的巨大影响：

李华《安阳县令厅壁记》：“记事者，志盛德而旌善人，今特书公何，尊王命，其春秋之义欤。”<sup>[3]</sup>

顾况《湖州刺史厅壁记》：“铺张屋壁，设作存劝。竦神告人，春秋不朽之义也。”<sup>[4]</sup>

李直方《邠州节度使院壁记》：“夫敬其事则命始，春秋之谊也。”<sup>[5]</sup>

从文中对“义”“旨”的强调来看，壁记就其写作宗旨而言，直承《春秋》之义，讲君道、臣道、立仁、尊古制，充分发挥了《春秋》经世致用的社会价值。《春秋》经孔子删定而成，集中体现了这位孔门圣人的实用主义哲学：

《公羊传》云：“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sup>[6]</sup>

[1][宋]王溥：《唐会要》卷三五，中华书局1955年6月版，第637页。

[2][唐]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卷1《春秋宗旨议》，见《四库全书·经部（一四〇）》，第379—380页。

[3]《全唐文》卷三一六，第3210页。

[4]《全唐文》卷五二九，第5372页。

[5]《全唐文》卷六一八，第6244页。

[6][清]阮元：《十三经注疏》之《公羊传》哀公卷二十八，中华书局1980年10月版，第2354页。

《史记·太史公自序》曰：“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sup>[1]</sup>

综上可知《春秋》之作，重在社会效用，具体有二：一是于现时而言，拨乱反正，补弊起废，重振王道，这是孔子所处礼崩乐坏、天下大乱时代的现实需求，《春秋》应运而生的宿命就决定了它纠正时政的功利目的；二是于后世而言，或称圣颂德以为来者之师，提供一种可资仿效的榜样；或贬恶惩罪以为来者之诫，起到一种防患于未然的警戒作用。《春秋》奖惩劝善的文化传统经过历朝历代层层积淀，成为一种价值判断标准，直接渗入壁记之中，成为壁记文学的灵魂和创作的内在原动力。

二、史官文化的全方位借鉴。中国史官传统源远流长，历朝历代都有史官专门记录本朝大事，但史的撰写，大多都是个人行为，并非官方系统组织而作，如荀悦的《前汉纪》、袁宏《后汉纪》、裴子野《宋略》、王劭《齐志》等。至有唐一代，政府成为修史的主体，因而官方修史处于主导地位，统治者本身已自觉意识到史的重要性：太宗《修晋书诏》语曰：“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一锤定大唐重史之音。早在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中就曾明确提出修史的目的“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sup>[2]</sup>贞观十年，房玄龄、魏征等人修成五代史，太宗赞道：

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意，极可嘉赏。<sup>[3]</sup>

“上之所好，下必甚焉”，<sup>[4]</sup>统治者的极力提倡必然引起社会上的闻风而向，兴起一股修史热，设馆修史应时而生，且在当时如能成为史馆一员，荣耀倍增：“暨皇家之建国也，乃别置史馆，通籍禁门。西京则与鸾渚为邻，东都则与凤池

[1][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第七十》，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3297页。

[2][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八一，学林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422页。

[3][北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五五四《国史部·恩奖》，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

[4]参见《孟子·滕文公上》：“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

相接。而馆宇华丽，酒饌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sup>[1]</sup>史学的繁荣，影响了壁记文的发展，其对官绶命秩代迁的叙述，山川风物民俗的描写，直承史家笔法而来。正所谓“前政往绩，不俟资耆访耄，搜籍索图，一升斯堂，皆可辨喻”（马总《郢州刺史厅壁记》）。正是由于壁记所具有的特质顺应了史学文化的发展，才使得贵族文人乐于从事这样的创作活动。

唐代的文士、史官往往一身二任，如李翰、梁肃、权德舆、韩愈、柳宗元、李翱、皇甫湜、沈亚之，都是文史兼通的大手笔。他们身兼史官，但在文学上都具有很高的造诣，且都有壁记传世。唐代文人已形成了一种自觉的史记意识，此在壁记中显而易见：独孤及的《江州刺史厅壁记》认为，壁记始于郡国公堂屋壁之记事，而且是沿续了古代史官书事的。孙逖的《吏部尚书壁记》云：“嘉名已著于国史，故事宜存于台阁。系以日月，自得春秋之义；记其代迁，更是公卿之表，以备官学，列为壁记焉。”<sup>[2]</sup>于邵的《汉源县令厅壁记》曰：“记者，史家之流也。亦所以发挥厅事，启迪人物。”<sup>[3]</sup>可见“史家”与“厅事”之内在的关联性，具体表现有二：

（一）传承《春秋》之义。实际上，《春秋》是史籍的通称，各国史书均可如此称呼。至孔子作《春秋》，一字寓褒贬，即所谓“春秋大义”，至汉以来，《春秋》成为儒家之经。于后世的史官起到了开辟鸿蒙的作用。其渗透于史学中的意旨精髓，历代相传，薪火不息，便形成了血脉相通的史官文化。由此也决定了史官之任与《春秋》在一定程度上的重合性，形成了史家“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有资于政道”（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的创作主旨，共同体现了儒家著书立说的宗旨：善于吾者师之，其不善者改之：

史氏之作，本乎惩劝，以正君臣，以维家邦。前端千古，后法万代，使其生不敢差，死不忘惧。纬人伦而经世道，为百王准的。不止属辞比事，以

[1][唐]刘知几著，[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一一《史官建置第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4月，第318页。

[2]《全唐文》卷三一二，第3169页。

[3]《全唐文》卷四二九，第4367页。

日系月而已。故善恶之道，在乎劝诫，劝诫之柄，在乎褒贬。<sup>[1]</sup>

沈既济在奏议中明确地阐明了“劝诫”乃是史家之根本。壁记正是围绕着“褒贬”这一核心意旨展开的。柳宗元《诸使兼御史中丞厅壁记》：“于是求其故于诏制，而又质于史氏。……由其号而观其实，后之居于斯者，有以敬于事。”<sup>[2]</sup> 由此可知，史家之“贻鉴后世”的现实功用价值对壁记文的指导意义，也可以说是《春秋》意旨的一以贯之。

（二）记录史事。历代史书的“奖善惩恶”基本是受《春秋》文化的影响。但这种评判功能只是孔子之儒道理想对中国史官文化的渗透。事实上，《春秋》作为鲁国国史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经过孔子删定之后才在文史两坛大放异彩，但《春秋》夹杂有孔子太多的爱憎情感，含有过多的道德标准和个人价值取向，当时孔子主要倾向于治理乱世，现实针对性较强。后世史书在承继《春秋》的彰善抑恶外，进一步承担了史书的本位功能：直言直笔，叙事客观。让客观事实摆在人们面前，由事实说话，让人们根据事件的善恶成败和人物的言行举止作出较为公正的评判，这一点又是异于《春秋》的：

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正闰之际，非所感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sup>[3]</sup>

史学上也由此形成了以“实录”、“直书”为标准的“良史”观念，“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sup>[4]</sup>刘太祥先生总结了传统史著编纂的三项基本原则，即资治，创新，求真。<sup>[5]</sup>资治是其灵魂，创新是其生命，求真是其骨骼，三者缺一不可，共同推动了传统史著自我价值体系的建立和发展。

壁记也讲究“直书”的原则。李华《京兆府员外参军厅壁记》云：“以华闻于旧史，请以直书。”<sup>[6]</sup>梁肃《河南府仓曹参军厅壁记》云：“予谓命官之职事，

[1]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四九《沈传师传》，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第4034页。

[2] 《全唐文》卷五八〇，第5858页。

[3]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5册）卷六九《魏纪一》，中华书局1964年4月版，第2187页。

[4] [汉]班固：《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6月版，第2738页。

[5] 《资治·创新·求真》，载《南都学坛》（哲社版）2001年第4期。

[6] 《全唐文》卷三一六，第3209页。

与二掾之才美，不可以不纪，遂直笔书之。”<sup>[1]</sup>“直书”意为“直笔书之”，正是“不虚美、不隐恶”的体现，这也正为史家实录之义。宋人吴千仞在《英山雷庙记》中也说：“夫记者，所以直书其事，以为后人所闻知也。”<sup>[2]</sup>李翱《百官行奏状》：“夫劝善惩恶，正言直笔，记圣朝功德，述忠臣贤士事业，载奸臣佞人丑行，以传无穷者，史官之任也。”<sup>[3]</sup>

“直书”表现在壁记中，就是史事的记录：为官秩代迁序本记末，为良臣贤宦作传扬名。《吏部尚书壁记》叙官迁自周至唐，客观详备；载吉士四十八人，以时为序，一派史家笔法。《夔州刺史厅壁记》首写夔之历史：春秋为子国，楚九县之一；秦为鱼复，汉为固陵，蜀为巴东，梁为信州……，至唐武德二年改信州为夔州，七年增名都督府，天宝初罢州置云安郡，全文即如作者所云：“今以郡国更名之所以然，著于壁云。凡名殊必以国，事建必以年，谨始也。长庆二年五月一日，刺史中山刘禹锡。”<sup>[4]</sup>不亚于一篇夔州地理志。事实上，诸壁记作者不论是否身兼文史两职，本身都具有强烈的史官意识，其叙事写人，不惟夸赞，还要“以备官学”。壁记写贤臣之言行举止，又与史相互为用，彼此相通，马总《郢州刺史厅壁记》即曰：“其国初以来刺史名氏及迁改之次，既遭蔑弃，难以究详。访诸史官，异日备于东壁。”<sup>[5]</sup>

壁记所具有的深厚的文化意蕴，《春秋》是其内在精神源头，占主导地位；史家承《春秋》精神，同时以史记的本位功能影响壁记，实际是也就是史家所言的史德和史识标准，二者相辅相成，由表及里，决定了壁记文由题材的选择与写作，到中心意旨的突出强化等各个层面。

另外，壁记还有对传统文化的悖离成分。无论是《春秋》还是史书，都同时兼具劝善和惩恶两种功能，从歌颂和批判两个角度使世人自省：以善为师与以恶为师之利弊。《孟子·滕文公下》曰：“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

[1]《全唐文》卷五一九，第5273页

[2]曾枣庄，刘琳等主编：《全宋文》（第7册），巴蜀书社1990年，第353页。

[3]《全唐文》卷六三四，第6399页。

[4]《全唐文》卷六〇六，第6119页。

[5]《全唐文》卷四八一，第4917页。

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sup>[1]</sup>就其直接的社会作用而言，能使“乱臣贼子惧”，充分说明了《春秋》批判乱世离情败德之事的针对性、尖锐性，即文史两界所津津乐道的“春秋笔法”：“一字之褒，宠逾华袞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sup>[2]</sup>简称“一字褒贬”。可知“贬”在《春秋》中与“褒”平分秋色的重要地位。再如司马迁的分析之辞：

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sup>[3]</sup>

史官系统也是如此。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即坦言初承《春秋》“褒周室”的一面，社会衰败后，则转承“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批判精神。唐太宗诏修五代史，明确提出修史目的：“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惩恶取鉴作为史之基本功用，经历朝历代提升为一种历史性的共识，甚至会压倒劝善的一面，占据史学的主导地位。“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sup>[4]</sup>

综观唐代的壁记，却不无溢美夸饰的成分。除韩愈《蓝田县丞厅壁记》等极少数篇章外，绝大多数都是以治绩昭著的官员为歌颂对象，使其才彰德显，永裔来世。顾况的《华亭县令延陵包公壁记》行文紧扣题旨，先叙包氏一门显族，后叙延陵包公之才秀政仁，以为“有补于化耳”。刘禹锡的《天平军节度使厅壁记》赞令狐公政绩，以“俾来者仰公，知变风之自”。<sup>[5]</sup>唐代吕温在《道州刺史厅后记》中的论述可谓切中此类文体之弊：“代之作者，率异于是，或夸学名数，或务工为文，居其官而自记者则媚己，不居其官而代记者则媚人。《春秋》之旨，盖委地矣。”

<sup>[6]</sup>具体行文如下：

[1]《孟子注疏》卷六下《滕文公章句下》，载于《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10月版，第2715页。

[2][晋]范宁：《春秋谷梁传注疏序》，载于《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10月版，第2359页。

[3][汉]司马迁：《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1943页。

[4][唐]刘知几著，[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七《直书第二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4月版，第192页。

[5]《全唐文》卷六〇六，第6118页。

[6]《全唐文》卷六二八，第6339页。

吴武陵《阳朔县厅壁题名》末云：“遂书其垣，曰阳朔摄令厅壁记，以旌湜勤。”<sup>[1]</sup>

刘禹锡《连州刺史厅壁记》末云：“既视事，得前二千石名姓于壁端。……或久于其治，功利存乎人民，或不之厥官，翘禺载于歌谣。”<sup>[2]</sup>

颂德扬善之义显而易见，且在唐代相沿成风，壁上所记皆是前世或现世君子的丰功伟业，后之读者焉能不惭颜？重褒轻贬，甚至溢美夸饰成为壁记为世人所垢的一大弊端。由此，壁记便悖离了《春秋》与史学兼褒贬于一体的传统，趋向于一个畸形发展的极端，成为官吏们博取功名，进身士阶的有效工具。对此，黄炳琛先生论道：“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权利削弱，缺乏足够的力量来控制 and 约束地方官吏。不少地方官吏对以往壁记中对地方官吏职权范围的规定和所起的警戒作用不以为然。在此影响下，壁记也多成为‘多措浮词，褒美人才，抑扬阔阔’的‘苟饰’之作。”<sup>[3]</sup>

### 第三章 唐代壁记的功能和价值

题写壁记是一种社会行为，因而壁记也就带有相应的社会功能。同时它又是一种文学创作方式，因而也具有相应的文化价值，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学价值，二是史学价值，三是人文景观价值。

#### 第一节 社会传播功能

壁记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在社会上产生一定的影响是在唐代以后。它作为一种并非纯个人封闭式的创作行为，具有与众不同的载体，面对着一个广泛的社会流行圈，作者与读者之间常常是双向互动的，因而它不仅具有传统文学的价值，

[1]《全唐文》卷七一八，第7388页。

[2]《全唐文》卷六〇六，第6120页。

[3]黄炳琛：《唐代官厅壁记小议》，《文史杂志》1998年第1期，第49页。

还有独特的社会传播功能。

传播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成不同的类型，依据受传者的特点，壁记属于大众传播。大众传播是当信息主体发出信息之后，大众便成为信息的接受者和再次传播者，具有双重的身份，大众对于信息的爱好取舍决定着信息再次传播的可能与否。壁记之壁既是信息载体又是传播媒介，在官府机构的厅壁上题写文章，预想中的读者本身就设定为大众，因而它属于大众传播。然而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创作模式，壁记本身又具有强烈的主观意识色彩。还有些壁作带有特定的现实目的，流传甚广，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就其功能而言，大致有两类：一是自我扬名显身，二是针对权贵的升迁方式。

一、扬名显身。壁记具有《春秋》之义，兼具劝善和惩恶两种功能，因而藉其扬名显身成为是创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壁记与一般创作方式不同之一就在于它一旦成形，就直接面对大众的评审，而非仅仅自我欣赏或亲朋鉴赏。不管作者是有意还是无意为之，只要作品投合大众口味，为大众所喜爱，客观上都会收到意想不到的宣传效果。

壁记作为官署机构的一种实用性文体，其应用性大于文学性，它与诗歌不同，因而想藉一句成名实非易事。但壁记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借其载体不仅可使自己扬名显身同时也使颂扬的官员留名于后。从壁记的源头来看，这种目的性就更明显了。最初的壁记是刻在悬崖峭壁或者石壁之上的，多为记功颂德。它之所以刻在石壁之上，是因其载体非常坚固，更易保存。正如宇文所安在其《追忆》中所说：“因为我们渴望要‘存在’——在有形的物体里，在著作里，在作品中——我们绝不可能无动于衷地把经过抹拭的地方简单地看作一片空白。”<sup>[1]</sup>如果要使物体长久的“存在”，坚硬不易磨灭的石壁是最有利的选择。如李华的《河南府参军厅壁记》：

今则中丞蒋公，澄清东夏。用贤而衣冠焯叙，踵武而声度相邻，选部所以较卿佐之才、举公侯之胄，是以慎署斯职，而要其德艺。《传》所谓“仕而

---

[1] 宇文所安著，郑学勤译，《追忆》，三联书店2004年12月版，第19页。

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处下僚而无咎悔，从吏道而获安闲，差池鹈鹭之间，宴息风云之外矣。<sup>[1]</sup>

这篇壁记记叙了蒋公之德、之事、之材，不仅颂扬了蒋公，同时也为李华自己留下了声名。吴武陵的《阳朔县厅壁题名》末云：“遂书其垣，曰阳朔摄令厅壁记，以旌湜勤。”<sup>[2]</sup>用当代扬名、青史留名的方式来表彰良吏，最终“备文馆之故实，广台臣之年表”<sup>[3]</sup>，以吸引继任者忠于职守。这样，壁记就以其独特的呈现方式被唐人实用化，其扬名显身的传播作用就被凸现出来，作为自我价值实现的一种方式，逐渐沉淀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创作范式。

二、仕途升迁的舆论功能。壁记一般是作者自己在某官任上所作，或者请别人而作。吕温的《道州刺史厅后记》云：“代之作者，率异於是，或夸学名数，或务工为文，居其官而自记者则媚己，不居其官而代人记者则媚人，《春秋》之旨，盖委地矣。”<sup>[4]</sup>可知，壁记要么夸饰自己，要么颂扬别人。不论夸饰自己或颂扬别人，都可以扬名，这也是向权贵举荐自己使之获得升迁的一种舆论方式。

题写壁记作为一种颇具传播作用的方式，有着无偿展示作品的便利性，对于追求仕途升迁的文人而言更是一条终南捷径。《唐诗纪事》卷七〇《张蠙传》载：

蠙，王蜀时，为金堂令，题诗大慈寺。后王衍与徐太后游寺，见壁间题有蠙“墙头细雨垂纤草，水面回风聚落花”句，极赏之，为衍所重，欲召为知制诰，不幸为内侍所阻未成，以县令终。<sup>[5]</sup>

颇有点类似今天因为才能优异而被破格提拔的味道。无论他们是否有意为之，但最终都获得了巨大的功利效益。这在社会上必然影响到那些热衷于仕途经济的文人，使他们有意识地将题写壁记作为一种博取功名的工具。

壁记的创作由不自觉到自觉，有无意为之到有意为之，反映了文人逐渐意识到壁记的仕途升迁功能，肯定了它在进身仕阶上的作用。壁记不仅使作者本人受

[1]《全唐文》卷三一六，第3209页。

[2]《全唐文》卷七一一，第7388页。

[3]《全唐文》卷四九四，第5038页。

[4]《全唐文》卷六二八，第6339页。

[5] [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七〇，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11月，第1040页。

益，而且使作者文中所歌颂的主人公扬名。壁记处于官署这样一个特殊的公开场合，无疑会为作者或受益者的仕途进迁提供有利的舆论条件。梁肃的《吴县令厅壁记》：“抑选部为官择人，而公覆道从政，所由然也。”<sup>[1]</sup>可见在众多的目的之中，备选乃是重要的一个。这不仅表明了壁记在官吏选任方面的功用，也是题壁文学整体上作为一种仕进手段的充分表现，是唐代从上到下崇尚文学的必然趋势。

另外，壁记还具有社会教化功能，这与壁记秉《春秋》、记史实、辨是非、主颂扬、劝善惩恶的特点密切相关。壁记还具有推动文学发展的功用。就壁记的创作主体来说，他们不仅身兼要职，而且还具有很高的文学修养，有些甚至是文史大家。如韩愈、柳宗元、李华、沈亚之、权德舆等人，他们对壁记的创作无疑促进了散文的发展，进而推动了整个文学的前进。

上述唐代壁记的社会功能，仅仅是一种相对性的划分。事实上，各种功能之间常常是相互渗透，密不可分的，一者的缺失便导致了相应功能的丧失。题壁提供了传播的可能与便利，诚如台湾学者罗宗涛所论，唐人题壁“在于它是公开发表，便于传播”，“就是想藉题壁达到传播的目的”。<sup>[2]</sup>这样壁记就超越了单纯的文学范畴，跨入了社会领域，带有了浓重的社会意识色彩，可以说是文学与社会之间的“边缘”文学。

## 第二节 文学价值

壁记的文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文学资料价值，一方面是文学艺术价值。

一、文学资料价值。它指的是壁记在文学方面对于保存作家作品以及为研究作家提供了非常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 （一）保存作家作品。

---

[1] 《全唐文》卷五一九，第5273页。

[2] 《唐人题壁诗初探》，《唐代文学研究》第三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壁记是使得作家作品留传下来的的一个重要方式。文学史中很多无名氏的作品便是靠题壁这一形式所保存下来的。如《全唐文补编》中的《茂州都督府壁记》（阙名）、《南唐泰州大厅题名壁记》（阙名）等等。由于壁记自身的创作特点，一旦完成即可进入传播领域，所以很多未能结集出版或者收录回文人文集的作品，依靠壁记得以留存至今，其中有一些还是名家之作。如戴叔伦的《江西节度观察判官壁记》和《抚州刺史厅壁记》，彦熙的《常定政事楼厅记》，裴祹的《巴州刺史厅壁记》，韦宗卿的《简州刺史壁记》等等，这些都是总集未收录的唐代作家作品。

## （二）提供研究资料。

唐代文人在题写壁记之时，常常将题壁的缘故、时间、地点在题目中点明，这无疑给后人提供了第一手的研究资料，是作者生平最准确可靠的记录。具体的时间地点给我们了解作者生平留下了明晰的线索，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作品的时代背景。以李华之作为为例：

《著作郎厅壁记》：“以华职忝末班，与闻前志。拜命之辱，敢叙官之守云。时天宝七载二月辛亥记。”<sup>[1]</sup>

《河南府参军厅壁记》：“时天宝九载九月十三日记。”<sup>[2]</sup>

《安阳县令厅壁记》：“天宝十载记。”<sup>[3]</sup>

《御史大夫厅壁记》：“天宝十四载六月十五日记。”<sup>[4]</sup>

《御史中丞厅壁记》：“天宝十四载九月十日记。”<sup>[5]</sup>

《临湍县令厅壁记》：“宝应二年七月甲辰，左补阙李华记。”<sup>[6]</sup>

《杭州刺史厅壁记》：“永泰元年七月二十五日记。”<sup>[7]</sup>

《常州刺史厅壁记》：“永泰二年二月庚戌，赞皇公从子检校吏部员外郎

[1]《全唐文》卷三一六，第3205页。

[2]《全唐文》卷三一六，第3209页。

[3]《全唐文》卷三一六，第3210页。

[4]《全唐文》卷三一六，第3203页。

[5]《全唐文》卷三一六，第3204页。

[6]《全唐文》卷三一六，第3210页。

[7]《全唐文》卷三一六，第3206页。

华述。”<sup>[1]</sup>

《衢州刺史厅壁记》：“元年建寅月二十一日，左补阙赵郡李华于江州附述。”<sup>[2]</sup>

由此可知李华从天宝到大历年间一系列具体的行踪。综合《新唐书》《旧唐书》所记：

李华字遐叔，赵郡人。开元二十三年进士擢第。天宝十一载，迁监察御史，礼部、吏部二员外郎。玄宗入蜀陷贼，伪署为凤阁舍人，贼平，贬杭州司户参军。上元中，以左补阙、司封员外郎召之，称疾不拜。李岷领选江南，表置幕府，擢检校吏部员外郎，后去官。大历初，卒。<sup>[3]</sup>

据史书可知，作者写作壁记之时具体的思想背景和心境变化。天宝事变前后，作者的心境迥然不同，由于陷贼的屈辱，他已无心官场，甘守田庐。这些对我们研究作品的内容、思想、风格极有参考价值。时间、地点、人物三位一体，犹如纵横坐标，全方位展示了作者此时此刻的状况。这些材料直接出自作者本人之手，真实确凿，足为史据。我们研究诗词散文也要考察创作年代、时代背景和作者境遇，将环境作为理解作品的因素之一。上述壁记在记载时间地点上的优势，不仅对于具体作品、作家起着重要的限定和补充作用，对于文学史的研究编写也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

保存作家作品，主要是就文学的广度而言，壁记以有补无，以少补多，扩充了作家队伍，拓展了内容范围，更让众人瞩目的名家拾遗补缺，完善了他们的作品风格和人格情感；记载详细的时地事，提供第一手的研究资料，主要是就文学的深度而言，将作品置于特定的历史时空中，联系时代背景和作家心境解读文本，挖掘出作品深刻的思想内涵。壁记为读者提供了开启自身法门的钥匙，并让其独领个中风骚，这也是壁记的文学资料价值所在。

二、文学艺术价值。这里是指壁记在艺术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就其思想内

[1]《全唐文》卷三一六，第3208页。

[2]《全唐文》卷三一六，第3207页。

[3][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九〇下《李华传》，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第5047—5048页；[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〇三《李华传》，中华书局1975年2月，第5775—5776页。

容而言，有颂赞的，有劝诫的，有抒情言志的，有描摹景物的，有痛斥官场黑暗的等等。如元结的《道州刺史厅壁记》和沈亚之的《栎阳县丞小厅壁记》，从中可见揭露封建统治阶级残酷剥削和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一些具体材料。这类记载在其他史书，尤其是正史中是不多见的。如其中记载道州“井邑丘墟生人几尽”。<sup>[1]</sup>原因就是历任道州刺史中仅有两人稍能安民，其余的多是“恶不堪说者”。《栎阳县丞小厅壁记》记载唐穆宗长庆元年，“天子之使出入潼关者，日数十辈，大者乘马至百，小者不下十余，邮马尽死于道，凡往来乘马畜者，无问其谁皆夺之。”<sup>[2]</sup>这在第一章第三节中已有论述，此不再赘述。

就其艺术成就而言，一些古文大家创作的壁记，不仅仅是厅壁记中的千古名篇，也是中国古代散文的不朽杰作。如李华的《中书政事堂记》，柳宗元的《武功县丞厅壁记》，元结的《道州刺史厅壁记》，吕温的《道州刺史厅后记》，白居易的《江州司马厅记》，沈亚之的《寿州团练副使厅壁记》等等。韩愈的《蓝田县丞厅壁记》运用人物的行动描写、语言描写等方法，使崔斯立的形象栩栩如生。该文中有很多精美而高度个性化的人物语言描写，这在厅壁记中是绝无仅有的。如县丞署名时与小吏的对话：“平立睨丞曰：‘当署。’丞涉笔占位署惟谨。目吏，问：‘可不可？’吏曰：‘得。’则退。”这把丞“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的情境写得活灵活现。又如崔斯立的三句话，分别体现了他三种不同的处境。学成初为官时信心百倍：“官无卑，顾材不足塞职。”受到打击时无可奈何：“丞哉丞哉，余不负丞，而丞负余。”绝望之后万念俱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sup>[3]</sup>而他的公事，其实就是哦诗而已。文章以诙谐之笔，极意摹写，寓讽刺之意，处处都是机锋。南宋洪迈的《容斋四笔》（卷五）对其评价曰：“韩退之作《蓝田县丞厅壁记》，柳子厚作《武功县丞厅壁记》，二县皆京兆属城，在唐为畿甸，事体正同，而韩文雄拔超峻，光前绝后。”<sup>[4]</sup>

完整的厅壁记有两大部分，即记文和历代任职官吏的授受年月表。刘禹锡《郑

[1]《全唐文》卷三八二，第3875页。

[2]《全唐文》卷七三六，第7601页。

[3]《全唐文》卷五五七，第5634—5635页。

[4][宋]洪迈：《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7月版，第673页。

州刺史东厅壁记》云：“因列名氏授受，月而日之，庶乎继践于兹者，知贯珠之首。”<sup>[1]</sup>所谓“贯珠”或“端如贯珠”或“历历如贯珠”，是唐人厅壁记中的常用语，意谓人名以历任时间为序排列，如珠贯列，历历可数。如符载的《邓州刺史厅壁记》有云：“列叙其次，使将来者览之，端如贯珠也。”<sup>[2]</sup>一般来说，古人作厅壁记时，是先作记文，再以这个名次表列于文后。如乔潭《饶阳县令厅壁记》说：“凡名士改转，列于左偏。”<sup>[3]</sup>左，即后之意。欧阳詹《同州韩城县西尉厅壁记》也说：“因请书其姓氏，序于左。”<sup>[4]</sup>李道古《睦州大厅记》也说：“具录累代刺史名衔除授年代如后。”<sup>[5]</sup>

唐代中央、地方都有壁记，其结构特点具有相似性。一般作三段论分析：一、叙官位之职重，并考官名的由来或历代沿革（如是地方壁记，则考本地地名沿革，叙述其风土人情）；二、颂美时任官吏；三、交代作记的缘由和时间。如孙逖的《吏部尚书壁记》、《鸿胪少卿壁记》，李华的《御史大夫厅壁记》、《御史中丞厅壁记》、《寿州刺史厅壁记》，权德舆的《司门员外郎壁记》、《秘书郎厅壁记》，李白的《兖州任城县令厅壁记》、顾况的《宋州刺史厅壁记》、《湖州刺史厅壁记》等等都可作这样的三段论分析，其层次是十分清楚的。兹举《湖州刺史厅壁记》以略作说明。其文首云：“江表大郡，吴兴为一。夏属扬州，秦属会稽，汉属吴郡，吴为吴兴郡。其野星纪，其藪具区，其贡橘柚、纤维茶紵，其英灵所诞，山泽所通，舟车所会，物土所产，雄于楚越，虽临淄之富不若也。其冠簪之盛，汉晋以来，敌天下三分之一。”<sup>[6]</sup>是为考地名，述风土。继云：“……天王褒拔于公陟襄阳节度，李公陟当道观察，统诸道盐铁转运。二牧既陟，唯公盘桓。鸿鹄不飞，飞即摩汉。其逋者复，其危者安，其忧者泰，所谓善缉。”是为颂美时任官吏。末云：“其图经竟陵陆鸿渐撰，使君命况总两家之说，俶落晋宋，讫于我唐，凡一百九十七人，及历代良二千石，仪形略也。铺张屋壁，设作存劝，竦神告人，《春秋》不朽之义也。

[1]《全唐文》卷六〇六，第6121页。

[2]《全唐文》卷六八九，第7056—7057页。

[3]《全唐文》卷四五一，第4613页。

[4]《全唐文》卷五九七，第6040页。

[5]《唐文拾遗》卷二六，第10661页。

[6]《全唐文》卷五二九，第5372页。

贞元十有五年十二月哉生魄，华阳山人顾况述。”是为交代作记之由。但后来，厅壁记的写作出现了一些变化，比如同一个官职，前人在记中已经考证过了，所以唐后期的壁记往往将此工序省略或一笔带过。故后来有些壁记，其层次就不那么清楚了。

壁记的语言也颇有特点，它和一般记体文要求的简洁有一定区别。林纾云：“记事之作，务取简明。”<sup>[1]</sup>笔者认为，李华说的“体要”一词，更可以准确地概括厅壁记的语言特征。李华《御史中丞厅壁记》云：“辞尚体要。”<sup>[2]</sup>《杭州刺史厅壁记》亦云：“词尚体要，古史之遗也。”<sup>[3]</sup>原“体要”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周书·毕命》。李华所谓“体”，就是要得体，符合厅壁记的文体特征，符合使用于官场的特点，就是措辞要典雅得当，不尘下庸俗，李华、刘禹锡、柳宗元等的壁记，都体现了这一特征；所谓“要”，就是要求选材精当，用语简洁，不拖沓，不枝不蔓。和“要”的要求相关，记体文、尤其是厅壁记的写作中还有一个常见的术语，那就是“省文”。李华《御史中丞厅壁记》云：“至若命官之始，省复之代，名号冠綬之差，禄秩位员之数，辞尚体要，况皆知之，今不书，省文也。”<sup>[4]</sup>顾况《华亭县令延陵包公壁记》云：“平原之谷水昆山，鲈鱼蓴菜，海错陆产，彼何人不知”<sup>[5]</sup>，正因为“何人不知”，所以记中省略，这也是“省文”的一个例子。我们读唐人厅壁记，常于文末看到的“不书”，即为“省文”。如梁肃《郑县尉厅壁记》云：“若风俗疆土，与置邑之年代分于尉，今监察御史黎逢尝编为《郑志》，藏在州府中，可覆视也，故不书。”<sup>[6]</sup>

因“体要”的要求，故壁记大多直质少雕饰，文学色彩不及亭台楼阁记。但并非所有厅壁记都是如此，有些作者心有郁结，写作时情感喷薄而出，言辞激烈，似乎忘了要得体；有些作者作记是为了阿谀他人，所以虚美隐恶，铺排辞藻以竭尽颂扬之能事。当然，一些优秀作家的厅壁记仍富有文学色彩。

[1]林纾：《春觉斋论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11月版，第60页。

[2]《全唐文》卷三一六，第3204页。

[3]《全唐文》卷三一六，第3206页。

[4]《全唐文》卷三一六，第3204页。

[5]《全唐文》卷五二九，第5373页。

[6]《全唐文》卷五一九，第5274页。

唐代壁记就作者所处的时代来看，以盛唐、中唐居多，其作品也最多。如李华有十二篇，沈亚之十篇，刘禹锡七篇，柳宗元七篇，权德舆六篇。就现存的作品看来，盛、中唐是厅壁记写作的高潮时期。就壁记本身的写作特点，可把它分作前后两期：初、盛唐为前期，以李华等为代表；中晚唐为后期，以沈亚之等为代表。前期的厅壁记语句典雅，以歌颂为主；后期已有不少讽刺、批判成分，多反映现实，沈亚之的厅壁记甚至还写到战争。

唐代壁记的前期以孙逖、李华为代表，作品基本是以颂美为主，内容典雅，辞尚体要，层次清楚，树立了厅壁记写作的规范，是典型的庙堂文字。其中李白的《兖州任城县令厅壁记》为壁记带来了写作上的变化。李白以放荡不羁之才为之，敢于打破常规，下笔就不甘心质木无文，所以这篇壁记写得文采飞扬，给枯燥的厅壁记吹来一股清新之风。他这样写任城县的景物：“况其城池爽垲，邑屋丰润。香阁倚日，凌丹青而欲飞；石桥横波，惊彩虹而不去。”<sup>[1]</sup>其中又云“一之岁肃而教之，二之岁惠而安之，三之岁富而乐之”，这种记时记事的方法，为后来不少记体文作者所效仿。但李白这篇壁记仍是骈文体裁，还是以颂美为主。

唐代壁记的后期以柳宗元，权德舆，沈亚之，刘禹锡等人为代表。考其壁记所作时间，大都在安史之乱以后，作品数量较多。权德舆、柳宗元、刘禹锡的厅壁记还是以赞美他人为主，柳宗元的壁记则多引经据典。韩愈、白居易的厅壁记中多讽刺成分，并且文学色彩比较浓厚。元结的《道州刺史厅壁记》开自作记的先河，且一反习俗，变厅壁记的颂美为讥刺，爱民之心溢于言表。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体现了元结为文重实用的主张，一方面反映了中唐官场的黑暗，另一方面也促使厅壁记的写作向重德方向发展。马总《郢州刺史厅壁记》对厅壁记的写作作了理论上的探讨。白居易的《江州司马厅记》不同流俗，在嬉笑怒骂中寄托了哀愤孤寂之思。皇甫湜的厅壁记重吏德，其《吉州刺史厅壁记》记百姓“扶老提稚，载路而歌”，<sup>[2]</sup>并完整记录其歌词，这在唐人厅壁记中是仅见的。吕温的《道州刺史厅后记》高度评价元结的《道州刺史厅壁记》：“既彰善而不党，亦指

[1] 《全唐文》卷三五〇，第 3543 页。

[2] 《全唐文》卷六八六，第 7028 页。

恶而不诬。直举胸臆，用为鉴戒。昭昭吏师，长在屋壁。”<sup>[1]</sup>对厅壁记写作中的浮华之风进行了拨乱反正。符载的《邓州刺史厅壁记》当是唐厅壁记中篇幅最长者，记安史战乱之事，有史家之笔。李德裕的《掌书记厅壁记》叙写历代掌书记故实，行文虎虎生风。

沈亚之的厅壁记数量不少，有十篇，多反映民风土俗，揭露中唐战乱流离的黑暗现实。其《寿州团练副使厅壁记》以记战事为主，这也是少见的。杜牧的厅壁记则流露出了悲愤之音，如《同州澄城县户工仓尉厅壁记》等。晚唐战乱频仍，不少官署转眼间荡为灰烬，官吏亦朝不保夕，故厅壁记这种装饰、美化的东西自然也就衰落下去，那种“朝廷百司诸厅皆有壁记”的时代也就一去不复返了。这种曾经盛极一时的文体，从此也就不可避免地被尘封在历史的记忆里。刘勰说“歌谣文理，与世推移”，<sup>[2]</sup>诚哉斯言，良有以也！

### 第三节 史学价值

壁记出自唐人的第一手资料，除了具有文学价值以外，还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壁记为我们提供的文学资料，同时也可作为修史依据，文史相辅相成，相互为用。它的史学价值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它是一部反映唐代典章制度的“职官志”；其次对官员政绩的褒扬，有“以文证史”的作用；第三对地势、山川风物、城邑代迁等地理状况的描写，是地方志的重要参考资料；第四，壁记还保存了有关唐代的一些政治经济活动的资料。壁记从整体上来说，简直就是一部浓缩的唐代政治史。

考《全唐文》中所选录的百余篇壁记，除了少数几篇是开元末天宝初时期的作品，其余的几乎都是安史之乱以后的作品，加之有关唐史的历史记载，又以安史之乱后较为薄弱，因此，壁记对于我们深入和具体地研究唐朝中后期的历史具

---

[1]《全唐文》卷六二八，第6339页。

[2]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475页。

有重要的价值。

一、它是一部反映唐代典章制度的“职官志”。尤其是职官制度方面的史料，可补史书之阙。如《旧唐书》、《新唐书》、《唐六典》、《通典》、《唐会要》等对地方官制的记载较为单薄，现存唐代壁记涉及了唐代中后期中央与地方的不少部门及官称，在对地方官制的记载方面，材料详实可靠，是研究唐中后期官制的重要史源之一。

首先体现在壁记对官秩设置始末、历代沿革的记叙上。如李华《中书政事堂记》：“政事堂者，自武德以来，常于门下省议事，即以议事之所，谓之政事堂。”<sup>[1]</sup>唐代的宰相是一个由数人组成的班子，他们常在一起商议参决军国政事。唐代的政事堂就是为适应这种需要而设置的。《新唐书·百官志一》云：“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sup>[2]</sup>《旧唐书·职官志二》：“门下省条云：旧制，宰相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永淳二年七月，中书令裴炎以中书执政事笔，遂移政事堂于中书省。开元十一年，中书令张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其政事印，改为中书门下之印也。”<sup>[3]</sup>据此可知，政事堂在唐代可以分成门下省政事堂、中书省政事堂和中书门下三个历史时期。而李华的《中书政事堂记》则是从门下省到中书省的一个有力旁证：“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书令，执事宰相笔，乃迁政事堂于中书省。”<sup>[4]</sup>恰可为《新唐书·裴炎传》：“至炎，以中书令执政事笔，故徙政事堂于中书省。”<sup>[5]</sup>作一有力注脚。

李华的文章接着讲述了政事堂的职权：上可正君，下能制臣，唯道是行，治国安民；又以一系列典型事例记古代和本朝宰辅大臣，以身行道，不避杀身灭族之祸，于政事堂行使职权，拨乱反正的事例，最后点出作记的目的，是为了对上匡君，对下正臣，并使人们从宰相擅权导致倾身祸败的历史教训以为鉴戒。

壁记对官制的阐述，一般上起唐虞三代，下至本朝本代，完备详尽，从文中

[1]《全唐文》卷三一六，第3202页。

[2][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2月，第1182页。

[3][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第1842页。

[4]《全唐文》卷三一六，第3202页。

[5][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一七《裴炎传》，中华书局1975年2月，第4247页。

切割出来，就是一篇独立的“职官志”。如李华的《杭州刺史厅壁记》：

唐虞之代，四岳十二枚，分掌诸侯，宗周有方伯连帅之职。秦有监郡，汉魏以还，初曰部刺史，后曰州牧。近代罢州牧，复为郡太守。太守刺史，无恒其称，职同九卿。<sup>[1]</sup>

描写了刺史沿革的过程，从春秋时期一直到唐朝，秦代称监郡，汉魏以后称部刺史或州牧，唐代称为太守或刺史，职同九卿。还有顾况的《湖州刺史厅壁记》：

其刺史沿革不同，或称太守，或称内史，或称都督。他州或否，如鲁史晋乘，侯牧一也。其鸿名大德，在晋则顾府君秘、秘子众、陆玩、陆纳、谢安、谢万、王羲之、坦之、献之，在宋则谢庄、张永、褚彦回，在齐则王僧虔，在梁则柳恽、张谡，在陈则吴明彻，在隋则李德林，国朝则周择从令闻也，颜鲁公忠烈也，袁给事高诩正也，刘员外全白文翰也。<sup>[2]</sup>

此篇则简单叙述了刺史称谓的变革，主要陈述了在晋宋齐隋唐这些朝代任刺史的官员名单，为我们了解刺史一职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几乎每篇壁记皆有如此这般的前叙史。参照壁记所记，可以使读者可以知其职，赞其人，了解官迁历史，对此类官职有一个更加明晰的概念。其中尤以吏部尚书这一官职的历史沿革最为典型，描述也最为详尽完备。如孙逖的《吏部尚书壁记》：

吏部尚书，在周为太宰之职，其建设徒属，敷陈事典，则周官备之矣。秦灭古法，始置尚书；汉增其制，创立选部，故灵帝以梁鹄为选部尚书是矣。魏改选部尚书为吏部尚书，自晋宋至于北齐皆因之。宇文朝依周官置大冢宰卿一人，盖其任也。隋革周制，复曰吏部尚书。皇朝龙朔二年改为司列太常伯，咸亨元年复为吏部，光宅元年改为天官尚书，神龙元年又为吏部尚书。综九流之要，为六官之长，位尊任重，实在于兹。自武德已来，多以宰相兼领，一彼一此，更为出入，才难不其然乎？<sup>[3]</sup>

[1] 《全唐文》卷三一六，第3205页

[2] 《全唐文》卷五二九，第5372页。

[3] 《全唐文》卷三一二，第3169页。

二、壁记中对于政绩昭著之官员的记载，详略得当，重点突出，又可以看作一篇篇成功的人物传记。如杜颀的《兵部尚书壁记》中对王祎“九命可以见其贤，四征可以观其绩”的陈述，列如贯珠，寥寥数笔使人得观一个“礼乐天付，衣冠人秀，忠以匡济，文以经纶，谋明道高，功格化洽”<sup>[1]</sup>的才德之士。沈亚之的《寿州团练副使厅壁记》则将主人公韦武置于蔡州叛乱的特殊历史境遇中，通过决池引流以安民心，夜拒乱兵坚守城门两件事塑造了一个忠于职守、睿智沉稳的国家栋梁，后之君子，以小见大，更加仰慕其为人。类似此等栩栩如生之人物形象在唐代壁记中比比皆是，如韩愈的《蓝田县丞厅壁记》中主人公崔斯立等。它们如画龙点睛，精妙传神，且具有一体两用的双重意义：既是绝妙的文学作品，又是可贵的历史资料。

壁记中的一些重要篇章，记载历任治官的业绩和著名的历史事件，有“以文证史”的作用。如元结的《道州刺史厅壁记》，是他接任道州刺史时所作。文章开头阐述了刺史一职的职责：必须具备文武才略，清廉肃下，明惠公直，为民造福；天下战乱之际，能保黎庶，攘患难。接着叙述前任刺史：“前辈刺史，或有贪猥昏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饮食为事。数年之间，苍生蒙以私欲，侵夺兼之，公家驱迫，非奸恶强富，殆无存者。”<sup>[2]</sup>正因前任官吏的昏聩无能造成了道州井邑丘墟，生人几尽的情景。这些都反映了中唐后期的官场黑暗的现实。元结还询问前辈刺史有无贤达之辈，并记之以劝励：“前后刺史，能恤养贫弱，专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虞而已。”另外，顾况的《宋州刺史厅壁记》歌颂了刘太真在宋州的丰功伟绩“勋德有光”，《湖州刺史厅壁记》对湖州刺史进行褒美，赞誉他治理地方有功于民，“其逋者复，其危者安，其忧者泰”。<sup>[3]</sup>

三、在介绍山川风物、城邑的更代迁的地理状况时，它完全可比之历代的“地理志”，是研究地方志的重要参考资料。如李白的《兖州任城县令厅壁记》：

风姓之后，国为任城。盖秦之古县也。在《禹贡》则南徐之分，当周成

[1] 《全唐文》卷三五八，第3633页。

[2] 《全唐文》卷三八二，第3875页。

[3] 《全唐文》卷五二九，第5372页。

乃东鲁之邦，自伯秦至于倾公，三十四代。遭楚荡灭，因属楚焉。炎汉之后，更为郡县。隋开皇三年，废高平郡，移任城于旧居。邑虽屡迁，井则不改，鲁境七百里，郡有十一县，任城当其要冲。东盘琅琊，西控钜野，北走厥国，南驰互乡，青帝太昊之遗墟，白衣尚书之旧里也。土俗古远，风流清高，贤良闲生。掩映天下，地博厚，川疏明，汉则名王分茅，魏则天人列土。所以代变豪侈，家传文章，君子以才雄自高，小人则鄙朴难治。况其城池爽垲，邑屋丰润，香阁倚日，凌丹青而欲飞，石桥横波，惊彩虹而不去，……今乡二十六，户一万三千三百七十一。<sup>[1]</sup>

文章详细描述了任城的起源、代迁、地势、风土民情和乡籍户口，时间从古至今，井然有序；内容由地理至民俗，包罗广泛，俨然一简明的地理志。顾况的《湖州刺史厅壁记》：“江表大郡，吴兴为一。夏属扬州，秦属会稽，汉属吴郡，吴为吴兴郡。”<sup>[2]</sup>记述了湖州地理位置的沿革。其它“壁记”也都或详或略，或繁或简，对当地的情况作了一个基本的介绍，简明扼要地衬托出治理的难或易，不仅让读者了解该地的风貌，还可作为歌颂官员治绩的有力证明或欲扬先抑的背景材料，让天降大任的官员临危授命，突出他们的治理才能；客观上又为保存该地的地理状况提供了直接的版本，是“地理志”的精华。

壁记涉及了唐王朝所控制的大江南北地区，如杨炎的《河西节度使厅壁记》所述即今河西走廊一代。沈亚之的《河中府参军厅记》和《解县令厅壁记》，所述在今山西运城及永济县地区。更多的壁记作于今江浙和中原地区。这些壁记中所记的山川形势、历史沿革等，都对我们认识唐朝的地理状况有很大帮助。在唐朝陆路交通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与驿站制度、唐王朝对地方的控制又紧密相连。因此，有关驿站的壁记为我们认识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如柳宗元的《馆驿使壁记》：

故馆驿之制，于千里之内尤重。自万年至于渭南，其驿六，其蔽曰华州，其关曰潼关。自华而北界于栎阳，其驿六，其蔽曰同州，其关曰蒲津。自灊

[1]《全唐文》卷三五〇，第3543页。

[2]《全唐文》卷五二九，第5372页。

而南至于蓝田，其驿六，其蔽曰商州，其关曰武关。自长安至于周至，其驿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关曰华阳。自武功而西至于好畤，其驿三，其蔽曰凤翔府，其关曰陇关。自渭而北至于华原，其驿九，其蔽曰坊州。自咸阳而西至于奉天，其驿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内，总而合之，以至于关；由关之内，束而会之，以至于王都。<sup>[1]</sup>

自宋朝以来，论及此文者，都不仅赞赏其行文之妙，更推崇其记事之详，可补史书之阙。其中着重介绍了唐德宗贞元末年京兆府所属二十三县的驿道和驿馆，严耕望先生据此研究，可以推断出大部分的驿馆位置和名称，这对研究唐代的地理状况有很高的价值。

四、壁记还为我们保存了有关唐代的一些政治经济活动资料。唐朝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行政部门都设有食堂，即为官吏提供工作餐的后勤部门，当时实行集体会餐的方式，官吏们在会餐时评议公事，并把结果确定下来，正如蔡词立的《虔州孔目院食堂记》所记：“因食而集，评议公事者也”。<sup>[2]</sup>官员们在会餐时，等级座次分明，可见封建等级观念对官吏们的日常行为影响之大。壁记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唐中后期的一些经济活动的具体情况。如沈亚之的《杭州场壁记》，记杭州一院场（即实行专卖的国家经济机构）官营盐铁，“每岁官入三十六万千计。”<sup>[3]</sup>可见江南财政收入对唐王朝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壁记除了具有上述功能和价值外，还具有人文景观价值。唐代是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文人在此时代氛围中，自我意识觉醒，需要用文学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彰显自身的价值。在精神享受方面，他们有着更高的追求目标，希望在官事之余可以吟玩情性，陶冶情操，过一种高雅的闲适生活。作为文学之主要传承与创造者，吟诗作文便成为文人享受生活的一种方式。因此壁记也成为官员们闲暇之余进行创作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享受生活陶冶性情的一种追求。壁记题写

[1] 《全唐文》卷五八〇，第 5858 页。

[2] 《全唐文》卷八〇六，第 8472 页。

[3] 《全唐文》卷七三六，第 7604 页。

在官府的厅壁上，具有装饰美化的功能。名作家之文笔，名书家之书法，名工匠之雕刻，无疑对官厅还具有装饰美化的作用。

## 第四章 唐代壁记的兴盛原因

封演的《封氏闻见记》卷五记载：“然则壁记之由，当是国朝以来，始自台省，遂流郡邑耳。”<sup>[1]</sup>可知壁记并非初始即普及全国，而是有一个自上层政权逐渐下移扩展的过程。它的兴盛有其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具体有三：统治阶层的提倡，官吏选任考核的制度化，文人题壁意识的增强。

一、统治阶层的提倡。隋朝二世而亡的悲惨命运，给初唐的君臣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因此他们在思想上时刻保持着高度警觉的状态。太宗即曾对近臣曰：

“自知者为难。如文人巧工，自谓己长，若使达者大匠诋诃商略，则芜辞拙迹见矣。天下万机，一人听断，虽甚忧劳，不能尽善。今魏徵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鉴照形，美恶毕见。”当是时，有上书益于政者，皆黏寝殿之壁，坐望卧观，虽狂瞽逆意，终不以为忤。<sup>[2]</sup>

魏征上疏《陈不克终十渐》，太宗即“方以所上疏，列为屏障，庶朝夕见之，兼录付史官，使万世知君臣之义”。<sup>[3]</sup>

贞观二年，唐太宗谓侍臣曰：“朕每夜恒思百姓间事，或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刺史堪养百姓以否。故于屏风上录其姓名，坐卧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于名下。”<sup>[4]</sup>

将谏书列为屏障，以行鞭策之实；或将官员列名屏风，同时附录善事，这正是壁记身兼褒贬两种功能的反映，可以说是壁记在宫廷的一种变体。太宗此法为以后的诸唐皇帝所沿用，这对于中央各机关、地方行政机构重视壁记有着直接的作用。

[1][唐]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中华书局2005年11月版，第41页。

[2][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三二《吴兢传》，中华书局1975年2月版，第4527页。

[3][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九七《魏徵传》，中华书局1975年2月版，第3879页。

[4][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卷三《择官》，中华书局2003年11月版，第157页。

再看对地方各级部门的要求：

四年七月，大理寺卿刘濛奏：“准文明元年四月敕，律令格式，为政之先，有类准绳，不可乖越，如闻内外官僚，多不习律，退食之暇，各宜寻览，仍以当司格式，书于厅之壁，俯仰观瞻，免使遗忘。今以年代遐旷，屋壁改移，文字不修，瞻仰无所，就中大理寺评断之司，尤为要切。臣已于本寺厅粉壁，重写律令格式，敕旨尚书省郎官，亦委都省检勘，依旧抄撮要，即写于厅壁。”

[1]

将官司职责、律令格式题写于日常办公的厅堂之壁，置于最为人瞩目的地方，使官员们进退之暇皆可观瞻，随时自省，以便规范自身的言行举止，犹如座右铭一般。上之所好，下必行之，于是由上层台省渐及下层郡邑，皆重视厅壁之记，壁记日益成熟，遂流布全国。

二、官吏选任考核的制度化。唐以前的魏晋六朝与隋朝时期，贵族阶层占据文坛、政坛的主导地位。随着以李渊为首的关陇集团入主中原，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稍后均田制、租庸调制的实行，庶族地主终于取代豪门士族进入政坛，中下层文人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中坚力量。“唐诗人上自天子，下逮庶人，百司庶府，三教九流，靡所不备”，<sup>[2]</sup>王昌龄、高适、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李白、李贺、李商隐等都出身于寒门细族或没落贵胄。虽然门荫制在唐代并未完全消失，但却有严格的限制范围。“主要指贵族子弟如皇亲国戚、亲王以下子孙、公主、郡主子和五品以上高中级官员子孙”。<sup>[3]</sup>庶族地主没有门第爵禄的荫庇，需要凭借自己的才干，通过察举、征辟、科场、军功等立足政坛，因而功名意识强烈，唐代社会也为这种具有奋斗意识的仕人阶层提供了上升的极大可能。

对于科举中第的官员而言，最关键的便是铨选了。铨选是唐代选任官吏的重要制度，即量才授官，分为流内铨和流外铨。流内铨任命职事官九品以上的官员，流外铨任命不入九流的吏职，唐代绝大多数官员即由此途进身。唐代职事官在任

[1][宋]王溥：《唐会要》卷六六《大理寺》，中华书局1955年6月版，第1150—1151页。

[2][明]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170页。

[3]张国刚：《唐代官制》，三秦出版社1987年4月版，第141—142页。

一般都有一定的年限，任满赴选，赴选时必须有一定的官资，每做一任官，亦有一个相应的官资等级，即选格，“某一职官的官资，一般须任该职经两考以上方算‘成资’”。<sup>[1]</sup>因此在任期间，考课便成为政治生活的关键枢纽。考课，亦称考功、考绩，是对官吏工作绩效的考核。据邓小南先生考证，考课制度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至汉已有高下差次的九等考绩标准，唐代则呈现出空前的严整与系统化。

“流内流外的文武臣僚，都受到考课规范相当程度上的制约。课绩与考数直接影响官僚升迁的阶次及速度，成为被密切关注的问题。”<sup>[2]</sup>唐代官员考课一般每年一次，称小考，三四年后举行一次大考。小考评定当年为政优劣，大考则综合本人在任期内的政绩作出鉴定。唐代职事官考课标准为“四善”、“二十七最”，年资与治绩为考课的两大要素。

铨选按官职又分为两个档次，五品以下选人时要解送文状，即解状，这于官吏而言便是性命攸关的事了。解状一般“初皆投状于本郡，或故任所，述罢免之繇，而上尚书省，限十月至省，乃考核资序，郡县乡里名籍，父祖官名，内外族姻，年齿形貌，优劣课最，谴负刑犯，必具焉”。<sup>[3]</sup>

五品以上官选授则依“具员”名簿授官：

据建中三年中书门下奏：“准贞观故事，京常参官及外官五品以上，每有除拜，中书门下皆立簿书，谓之‘具员’。取其年课，以为迁授，此国之大经也。……伏望自大历十四年已来，量署‘具员’，据前资见任员，量与改转。从今以后，刺史四考，郎中、起居、侍御史各两考，余官各三考，与转。其升进黜退，并准故事处分。仍下天下州县审勘，责前资见任，其乡贯、历任官讳同一状中书门下。”<sup>[4]</sup>

“考课虽密，而莫重于官给历纸、验考批书。”<sup>[5]</sup>幕职州县由吏部南曹发给历子（即“南曹历子”），京朝官以及一些进士及第的幕职州县官赴外任者，发给御

[1][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六三六《铨选·考课二》，中华书局1960年6月影印本。

[2]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65页。

[3][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六二九《铨选·条制一》，中华书局1960年6月影印本。

[4][宋]王溥：《唐会要》卷五四《中书省》，中华书局1955年6月版，第928页。

[5][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序)》，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版，第3604页。

前印纸。所谓“历纸”就是历子和印纸的合称，它是类似功过记录单一类的表格，由所属部门注明该官的举主、治绩、善状、过犯等，以备年终评定考第，任满决定黜陟。由上述可知官吏迁授的主要依据是解状、具员或历书，类似今天的档案，记载某官某吏的出身行状及历任功过以备审勘，这样各级州县所上呈的文状便成为第一手的资料，所以就有“(铨选)根本所系，在于薄历”<sup>[1]</sup>之说。于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府衙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记录在案”的意识，壁记作为官府记功的一种应用文体，亦受此风波及。

在唐代一般选官制度之外，还有科目选和非时选两种。科目选主要是打破选年限制选拔特殊人材（主要是吏才）的一种办法；非时选是应选人可以不受选数的限制而应选，主要是为了表彰有特殊功绩的官员（主要是干才）而设。

大和七年五月敕节文：“县令、录事参军，如在任绩效明著，兼得上下考及清白状陟状者，许非时放选，仍优与处分。其余官见任，得上下考，与减三选，如本官两选以下者，同非时人例处分。”<sup>[2]</sup>

但无论采取什么方式的选官制度，审核资格的主要依据都是历任文状，而此等资料的来源多是州县文案，因而这就在客观上促使州县形成一股记功载名的风气。壁记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在记录官员政绩上具有明显的客观功用：

权德舆《昭文馆大学士壁记》：“揭而书之，所以备文馆之故实，广台臣之年表。”<sup>[3]</sup>

梁肃《吴县令厅壁记》：“抑选部为官择人，而公覆道从政，所由然也。”<sup>[4]</sup>

崔元翰《判曹食堂壁记》：“由议事以观政，由政以观黜陟，则书其善恶而记其事，宜在此堂。”<sup>[5]</sup>

文中明确宣示了壁记的政治功用：备选；在此种意义上，可以说壁记是官吏文状

[1] 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3 年 4 月版，第 198 页。

[2] [宋]王溥：《唐会要》卷七四《论选事》，中华书局 1955 年 6 月版，第 1342 页。

[3] 《全唐文》卷四九四，第 5308 页。

[4] 《全唐文》卷五一九，第 5273 页。

[5] 《全唐文》卷五二三，第 5321 页。

的一种泛化变体，服从于政治的需要。随着唐代封建专制的强化，官员管理的制度化，壁记也随之兴盛。然而，壁记毕竟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学作品，因其“彰而显”的载体，所以它“不唯备迁授，书名氏，将以彰善识恶，而劝戒存焉”（马总《郢州刺史厅壁记》）。

三、文人题壁意识的增强。任何文学现象都不是无根之花，它的产生发展必定与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密切相关。从本文第一章的论述中可知，壁记在唐代开始兴盛，并达到了成熟的高峰，逐步积淀为文人自觉创作的意识。壁记本身还具有自我扬名显身，针对权贵仕进的功能，这也激发了唐代文人创作的兴趣，使得壁记的创作在唐代成为一种风尚。

就文人自身来说，他们大多汲汲于功名仕途，因而参加科举考试希望博取功名。尤其是进士科的考试，竞争非常激烈，行卷则成为当时文人进身官阶的一条捷径。壁记创作完成即能进入传播领域，作品由此传播开来获得声名，更是一种变相的干谒方式。文人自身创作壁记的意识，受当时风气影响逐步增强。中唐无论从政治史还是文学史上来看，都具有承前启后的转折性意义，新旧交替，百家争鸣，所以中唐之后，题壁更是无人不能，无处不题，在官署厅壁上题诗作文也就顺理成章，甚至达到“官壁诗题尽”（项斯《赠金州姚合使君》）的程度。

唐元和年间，吕温将赴新任时，因政绩卓著，地方申请留任，吕温题诗于署厅“为理赖同力，险明非所任。废田方垦草，新柘未成荫。术浅功难就，人疲感易深。烦君驻归掉，与慰不欺心。”表达了“为理”“不欺心”的做官原则，是古代良吏的真情告白。这对于刺激人民利用官厅陈述吏情，惩恶奖善起到了催化剂的辅助作用。李兼的《题洛阳县壁》“猾吏畏服，县妖破胆。好录政声，闻于御览。”则标志着将他人（李果）政绩题于官壁，以期闻于帝聪的颂赞类诗歌的出现。其余如杜甫《题省中院壁》、包佶《戏题诸判官厅壁》、薛据《题丹阳陶司马厅壁》、无名氏《陶谷题南唐官舍壁》……皆属此类，对于官厅壁记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壁记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作品，有着自身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它在唐代的崛

起与兴盛，有着深刻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文学因素的：统治阶层的提倡，官吏选任考核的制度化是从横向时代的现实需求而言；文人题壁意识的增强则是从纵向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而言，三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了壁记文学在唐代的“一枝独秀”。

## 结 语

壁记作为记体文的一种，又是以壁载记的官厅文，有其自身的发展历程。它经过先秦两汉的孕育，魏晋六朝的培植，至唐发展成熟，因此壁记在唐代无论从其创作规模抑或创作主旨，都已达到鼎盛时期。

唐代官署机构多有壁记，涉及部门非常广，从中央机关的中书省，翰林院、尚书省、御史台、寺监、府署，到地方的藩镇、州郡、使院、幕职、县令、县丞、簿尉、宴飨等等。就其创作主体来说，他们不仅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而且还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他们大都担任过当时颇为显要的各部郎中和员外郎，并且半数以上都是进士出身，有的甚至出任过中央的高级官职。《全唐文》中收录壁记之文多达百余篇，涉及作家五十位，正如郭预衡在《中国散文史》上评价：“厅壁之记，虽非古制，却是盛行于唐代的文章。其作者之众，数量之多，为其他朝代所未有。”<sup>[1]</sup>可知壁记在唐代的发展盛况。

壁记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有其自身的特质和价值，因而在唐代散文中乃至整个散文史上都应占有一席之地。唐代壁记曾盛极一时，有大量的作品流传，这为我们研究唐代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等多方面都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具有极高的价值。就其文学价值而言，它不仅为我们保存了作家作品，而且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同时，一些文史大家如韩愈、柳宗元、李华、独孤及、元结、顾况、沈亚之等人创作的壁记实乃中国古代散文的不朽杰作，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就其史学价值而言，首先它是一部反映唐代典章制度的“职官志”；其次对官员政绩的褒扬，有“以文证史”的作用；第三对地势、山川风物、城邑代迁等地理状况的描写，是研究地方志的重要参考资料；第四，壁记还保存了唐代的一些政治经济活动的资料。总之，无论从文学抑或史学方面，壁记对后人研治唐代文史都是不容忽视的。

---

[1]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74页。

## 附录

对唐代壁记文选录最为全面的是清代董诰等人编修的《全唐文》，今人陈尚君辑校的《全唐文补编》对其作了大量的补充，其中选录了八篇唐代的壁记。因此附录以这两部书为依据来作索引，数字依次代表册数、卷次和页码。附录以壁记在《全唐文》和《全唐文补编》中出现的先后次序为顺序。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中华书局 1983年11月影印清嘉庆十九年(1814)内府原刻本

陈尚君辑校：《全唐文补编》 中华书局 2005年9月版

- |            |              |            |              |
|------------|--------------|------------|--------------|
| 孙逖         |              | 张景         |              |
| 吏部尚书壁记     | 4/312/3169 上 | 河南县尉厅壁记    | 4/397/4055 上 |
| 鸿胪少卿壁记     | 4/312/3169 下 | 杨炎         |              |
| 李华         |              | 河西节度使厅壁记   | 5/421/4302 上 |
| 中书政事堂记     | 4/316/3202 下 | 于邵         |              |
| 御史大夫厅壁记    | 4/316/3203 上 | 汉源县令厅壁记    | 5/429/4367 上 |
| 御史中丞厅壁记    | 4/316/3203 下 | 李翰         |              |
| 著作郎厅壁记     | 4/316/3204 下 | 淮南节度行军司马厅记 | 5/430/4380   |
| 杭州刺史厅壁记    | 4/316/3205 下 | 下          |              |
| 衢州刺史厅壁记    | 4/316/3206 下 | 程浩         |              |
| 常州刺史厅壁记    | 4/316/3207 上 | 相州公宴堂记     | 5/443/4514 下 |
| 寿州刺史厅壁记    | 4/316/3208 上 | 乔潭         |              |
| 京兆府员外参军厅壁记 | 4/316/3208 上 | 饶阳县令厅壁记    | 5/451/4613 下 |
| 河南府参军厅壁记   | 4/316/3209 上 | 会昌主簿厅壁记    | 5/451/4613 下 |
| 安阳县令厅壁记    | 4/316/3209 下 | 赵憬         |              |
| 临湍县令厅壁记    | 4/316/3210 上 | 鄂州新厅记      | 5/455/4651 下 |
| 李白         |              | 马总         |              |
| 兖州任城县令厅壁记  | 4/350/3543 上 | 郢州刺史厅壁记    | 5/481/4917 上 |
| 杜顼         |              | 权德舆        |              |
| 兵部尚书壁记     | 4/358/3633 上 | 昭文馆大学士壁记   | 5/494/5037 下 |
| 陈章甫        |              | 吏部员外郎南曹厅壁记 | 5/494/5038 上 |
| 亳州纠曹厅壁记    | 4/373/3789 下 | 司门员外郎壁记    | 5/494/5038 下 |
| 元结         |              | 秘书郎厅壁记     | 5/494/5039 上 |
| 道州刺史厅壁记    | 4/382/3875 下 | 京兆少尹西厅壁记   | 5/494/5039 下 |
| 独孤及        |              | 黔州观察使新厅记   | 5/494/5040 上 |
| 吏部郎中厅壁记    | 4/389/3950 上 | 梁肃         |              |
| 太常少卿厅壁记    | 4/389/3950 下 | 河南府仓曹参军厅壁记 | 6/519/5273 上 |
| 江州刺史厅壁记    | 4/389/3951 上 |            |              |

吴县令厅壁记 6/519/5273 上  
郑县尉厅壁记 6/519/5273 下  
崔元翰  
判曹食堂壁记 6/523/5321 上  
顾况  
宋州刺史厅壁记 6/529/5371 下  
湖州刺史厅壁记 6/529/5372 上  
华亭县令延陵包公壁记 6/529/5373  
上  
李观  
浙西观察判官厅壁记 6/534/5421 下  
常州军事判官厅壁记 6/534/5422 上  
道士刘宏山院壁记 6/534/5423 上  
韩愈  
徐泗豪三州节度掌书记厅石记  
6/557/5634 上  
蓝田县丞厅壁记 6/557/5634 下  
柳宗元  
监祭使壁记 6/580/5855 下  
四门助教厅壁记 6/580/5856 上  
武功县丞厅壁记 6/580/5857 上  
盩厔县新食堂记 6/580/5857 下  
诸使兼御史中丞壁记 6/580/5858 上  
馆驿使壁记 6/580/5858 上  
岭南节度飨军堂记 6/580/5859 上  
欧阳詹  
泉州六曹新都堂记 6/597/6037 下  
右街副使厅壁记 6/597/6038 下  
同州韩城县西尉厅壁记 6/597/6039  
下  
刘禹锡  
天平军节度使厅壁记 6/606/6118 上  
山南西道节度使厅壁记 6/606/6118  
下  
夔州刺史厅壁记 6/606/6119 下  
连州刺史厅壁记 6/606/6120 上  
和州刺史厅壁记 6/606/6120 下  
郑州刺史东厅壁记 6/606/6121 上  
汴州刺史厅壁记 6/606/6121 下

韦纾  
栝郡厅壁记 6/613/6194 上  
李直方  
邠州节度使院壁记 6/618/6243 下  
吕温  
道州刺史厅后记 7/628/6339 上  
湖南都团练副使厅壁记 7/628/6339  
下  
元稹  
翰林承旨学士壁记 7/654/6646 上  
白居易  
江州司马厅记 7/676/6899 下  
许昌县令新厅壁记 7/676/6901 上  
皇甫湜  
吉州庐陵县令厅壁记 7/686/7027 下  
吉州刺史厅壁记 7/686/7028 上  
睦州录事参军厅壁记 7/686/7028 下  
荆南节度判官厅壁记 7/686/7029 上  
符载  
邓州刺史壁记 7/689/7055 下  
江州录事参军厅壁记 7/689/7057 上  
韦瓘  
浯溪题壁记 7/695/7142 上  
李德裕  
掌书记厅壁记 7/708/7264 上  
韦处厚  
翰林院厅壁记 8/715/7351 下  
吕让  
楚州刺史厅记 8/716/7364 下  
吴武陵  
阳朔县厅壁题名 8/718/7388 上  
杜元颖  
翰林院使壁记 8/724/7462 下  
沈亚之  
栎阳兵法尉厅记 8/736/7599 下  
盩厔县丞厅壁记 8/736/7600 上  
栎阳县丞小厅壁记 8/736/7600 下  
解县令厅壁记 8/736/7601 上  
河中府参军厅记 8/736/7601 下

寿州团练副使厅壁记 8/736/7602 上  
东渭桥给纳使新厅记 8/736/7602 上  
陇州刺史厅记 8/736/7603 上  
华州新葺设厅记 8/736/7603 下  
杭州场壁记 8/736/7604 上  
    刘宽夫  
汴州纠曹厅壁记 8/740/7649 上  
邠州节度使院新建食堂记 8/740/7649  
下  
    杜牧  
同州澄城县户工仓尉厅壁 8/753/7811  
上  
淮南监军使院厅壁记 8/753/7812 上  
    丁居晦  
重修承旨学士壁记 8/757/7858 下  
    郑处晦  
邠州节度使厅记 8/761/7905 下  
    蔡词立  
虔州孔目院食堂记 9/806/8472 下  
    窦漪  
池州重建大厅壁记 9/829/8734 下  
    杨夔  
湖州录事参军新厅记 9/866/9077 下  
    沈颜  
宣州重建小厅记 9/868/9088 下  
    薛文美  
泾县小厅记 9/872/9122 下  
    刘仁贍  
袁州厅壁记 9/876/9158 上  
    罗隐  
镇海军使院壁记 9/895/9345 上  
    李道古  
睦州大厅记 《唐文拾遗》26/10661  
下  
    《全唐文补编》  
    裴祗  
巴州刺史厅壁记 中/73/896  
    韦宗卿  
简州刺史壁记 中/76/942

    陆求  
乌程县再修功仓厅记 中/82/1015  
    阙名  
茂州都督府壁记 下/137/1676  
    阙名  
南唐泰州大厅题名壁记 下/137/1679  
    戴叔伦  
江西节度观察判官壁记 《再补》下  
/3/2121  
抚州刺史厅壁记 《再补》下/3/2121  
    彦熙  
常定政事楼厅记 《又再补》下/6/2339

## 参考文献

### 专著：

- [唐]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 中华书局 2005年11月版
- [唐]刘肃撰，许德楠、李鼎霞点校：《大唐新语》 中华书局 1984年6月版
- [唐]李肇：《唐国史补》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57年4月版
- [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 中华书局 1983年6月版
- [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 中华书局 1992年1月版
- [唐]吴兢：《贞观政要》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年9月版
- [唐]刘知几：《史通》 中华书局 1961年12月版
- [唐]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 中华书局 1983年11月版
-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年5月版
-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 中华书局 1975年5月版
-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 中华书局 1975年2月版
- [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 中华书局 1960年6月影印本
- [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 商务印书馆 1959年4月版
- [宋]王溥：《唐会要》 中华书局 1955年6月版
- [宋]孙光宪：《北梦琐言》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11月版
- [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 中华书局 1966年5月影印本
- [宋]姚铉：《唐文粹》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年12月版
- [宋]吕祖谦：《宋文鉴》 中华书局 1992年3月版
- [宋]洪迈：《容斋随笔》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年7月版
-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 中华书局 1964年4月版
- [元]辛文房：《唐才子传》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年3月版
- [明]解缙等编：《永乐大典》 中华书局 1960年9月版
- [明]吴讷著，于北山校点：《文章辨体序说》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年8月版
- [明]徐师曾著，罗根泽校点：《文体明辨序说》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年8月版

-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 中华书局 1964年1月版
-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 中华书局 1983年11月影印清嘉庆十九年（1814）内府原刻本
- [清]刘熙载：《艺概》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年12月版
- [清]高步瀛：《唐宋文举要》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3月版
- [清]姚鼐纂，胡士明、李祚唐标校：《古文辞类纂》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7月版
- [清]劳格、赵钺：《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 中华书局 1992年4月版
- 林纾：《春觉斋论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年11月版
- 马绪传：《全唐文篇名目录及作者索引》 中华书局 1985年5月版
- 周勋初：《周勋初文集》（第4册）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年9月版
-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3年5月版
- 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 辽海出版社 2005年12月版
- 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 中华书局 1999年8月版
- 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年5月版
- 陈尚君辑校：《全唐文补编》 中华书局 2005年9月版
- 吴刚：《全唐文补遗》 三秦出版社 1994—（2007年已出至第9辑）
- 陶敏 李一飞：《隋唐五代文学史科学》 中华书局 2001年11月版
- 高文 何法周：《唐文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年9月版
- 李福长：《唐代学士与文人政治》 齐鲁书社 2005年6月版
- 刘金柱：《中国古代题壁文化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08年5月版
-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4年6月版
- 曾枣庄等编：《全宋文》 巴蜀书社 1991年5月版
- 郭预衡：《中国散文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年10月版
- 张国刚：《唐代官制》 三秦出版社 1987年4月版
- 王运熙：《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1年10月版
- 程蔷 董乃宾：《唐帝国的精神文明》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年8月版
- 罗联添：《隋唐五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中华民国六十七年九月版

## 论文:

黄炳琛:《唐代官厅壁记小议》 《文史杂志》 1998年第1期

[韩]赵殷尚:《“厅壁记”的源流以及李华、元结的革新》 《文献》 2006年第4期

刘兴超:《论唐代厅壁记》 《四川大学学报》 2008年第3期

刘金柱:《略论中国古代题壁文化的商业功能》 《河北大学学报》 2003年第4期

刘金柱:《中国古代题壁书法散论》 《中国书画》 2003年6月

李之勤:《柳宗元的〈馆驿使壁记〉与唐代长安城附近的驿道和驿馆》 中国古都研究(第一辑) 中国古都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 1983年

秦序:《刘昉与〈太乐令壁记〉》 《武汉音乐学院学报》 1993年第1-2期

马银川:《唐宋题壁文学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 2005届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 后 记

时光匆匆，逝者如斯。不觉间，我已在美丽的河大校园度过了七个春秋，这是我人生中最美好最宝贵的日子，我的青春也将永远与之熔铸在一起。别离在即，我心中承载着太多的留恋与不舍：这里不仅有如画的风光，古色古香的建筑，庄严静穆的铁塔，更有我敬之爱之尊之念之的师友。

论文即将完成之际，有幸被抽到盲审，导师和杨亮、腾云、海亮三位师兄都在为我的论文出谋划策，从结构的调整、语言的斟酌、注释的规范等等各个方面都提出修改意见，在此对他们致以我深深的谢意。同时，我也希望拙作的完成，能给老师带来哪怕一丝的慰藉。

感谢我的导师吴河清女士：她美丽优雅、智慧豁达，每次聆听她的教诲，我都如沐春风。她“做学问，先做人”的悉心教导一直让我铭记在心。她亦师亦友亦慈母般的关怀如太阳一样温暖，如清泉一样甘甜，让我终生难忘。无论在生活上抑或在学业上，她都一直为我指引前进的方向。

感谢佟培基，齐文榜、李景文诸位老师的谆谆教导，助我学业有成，让我终身受益。老师们恩重如山，学生无以为报，唯有在以后的道路上，认认真真做事，踏踏实实做人，才能不辜负几位老师对我的期望。

感谢杨亮、腾云、白金、杨波、体检、海亮等诸位学长的帮助与关怀，让我逐渐成熟。你们将是我一生中宝贵的财富。

感谢我的舍友和同门，与你们的相处让我永记在心，无法忘怀。这将是我的学生涯中最美好的记忆。

感谢我的父母爱人，他们对我的无私奉献和默默支持，让我感到温暖幸福。这将永远是我前进的动力。

在以后的道路上，你们将一直激励着我前行。我愿做一棵不断攀援的紫藤，怀抱过去奔向未来，感受阳光在翠叶间闪动的生命绿光，让青春无悔！

郑永霞

二〇〇九年五月